

太炎文錄
初編

章炳麟
著



8354

8354

太炎文錄初編

章氏叢書之一

別錄卷一

中華民國解

中國之名別於四裔而爲言印度亦稱摩伽陀爲中國日本亦稱山陽爲中國此本非漢土所獨有者就漢土言漢土則中國之名以先漢郡縣爲界然印度日本之言中國者舉土中以對邊郡漢土之言中國者舉領域以對異邦此其名實相殊之處諸華之名因其民族初至之地而爲言世言昆侖爲華國者特以他事比擬得之中國前皇曾都昆侖以否史無明徵不足引以爲質然神靈之胄自西方來以雍梁二州爲根本宓犧生成紀神農產姜水黃帝宅橋山是皆雍州之地高陽起于若水高

辛起於江水舜居西城

據世本西城為漢漢中郡屬縣故公孫尼子言舜牧羊於漢陽據地理志漢中

郡襄中縣有漢陽鄉

禹生石紐是皆梁州之地觀其帝王所產而知民族

奧區斯為根極雍州之地東南至於華陰而止梁州之地東北至於華陽而止就華山以定限名其國土曰華則緣起如是也其後人跡所至徧及九州至於秦漢則朝鮮越南皆為華民耕稼之鄉華之名於是始廣華本國名非種族之號然今世已為通語世稱山東人為倭子者倭即華之遺言矣正言種族宜就夏稱說文云夏中國人也蠻夷猾夏帝典已有其文知不起於夏后之世或言遠因大夏此亦與昆侖華國同類質以史書夏之為名實因夏水而得是水或謂之夏或謂之漢或謂之漾或謂之沔凡皆小別互名本出武都至漢中而始盛地在雍梁之

際因水以為族名猶生姬水者之氏姬生姜水者之氏姜也夏本族名非邦國之號是故得言諸夏其後因族命地而關東亦以東夏著下逮劉季撫有九共與匈奴西域相卻倚聲教遠暨復受漢族之稱此雖近起一王不為典要然漢家建國自受封漢中始於夏水則為同地於華陽則為同州用為通稱適與本名符會是故華云夏云漢云隨舉一名互攝三義建漢名以為族而邦國之義斯在建華名以為國而種族之義亦在此中華民國之所以謚今有為金鐵主義說者曰中國云者以中外別地域之遠近也中華云者以華夷別文化之高下也即此以言則中華之名詞不僅非一地域之國名亦且非一血統之種名乃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義無論同姓之魯衛異姓之齊

宋非種之楚越中國可以退爲夷狄夷狄可以進爲中國專以禮教爲標準而無有親疎之別其後經數千年混雜數千百人種而其稱中華如故以此推之華之所以爲華以文化言可決知也故欲知中華民族爲何等民族則於其民族命名之頃而已含定義於其中以西人學說擬之實採合於文化說而非於血統說華爲花之原字以花爲名其以之形容文化之美而非以之狀態血統之奇此可於假借會意而得之者也爲是說者蓋有三惑一曰未明於託名標識之事而強以字義皮傳爲言夫華本華山居近華山而因有華之稱後代華稱旣廣忘其語原望文生訓以爲華美以爲文明雖無不可然非其第一義亦猶夏之訓大皆後起之說耳且如印度人種舊稱爲阿黎耶今

人推究其始則爲農夫而其後或言貴人或言聖者此實晚出之義乃種人所以自矜尙也就以有義言之中國向日稱民爲黎民至秦則曰黔首黎云黔云皆謂其黑髮也然不得以一切黑髮者盡指爲同族縱令華有文化之義豈得曰凡有文化者盡爲中國人乎必如所說則凡有農夫皆得爲印度人凡有貴人聖者亦皆得爲印度人安得此瀆亂汗漫之言也今夫蠻夷戎狄固中國所以表別殊方者其始劃種爲言語不相濫久之而旃裘引弓之國皆得被以斯名胡本東胡久之而稱匈奴者亦謂之胡久之而稱西域者亦謂之胡番本吐蕃久之而稱回部者亦曰西番久之而稱臺灣之野人者亦曰生番名旣濫矣而不得謂同稱者卽爲同國同族况華之名猶未同也特以同

有文化遂可混成爲一何其奢闊而遠於事情耶二曰援引春秋以誣史義是說所因起於劉逢祿輩世仕滿洲有擁戴虜酋之志而張大公羊以陳符命尙非公羊之舊說也按中國自漢以上視蠻閩貉狄諸族不比於人故夷狄無稱人之例春秋嘗書邢人狄人伐衛齊人狄人盟于邢公羊不言其義夫引異類以剪同族蓋春秋所深誅狄不可人而邢人齊人人之則是邢人齊人自儕於狄也非進狄人實以黜邢人齊人老子有言正言若反觀於春秋書狄爲人其言有隱其聲有哀所謂志而晦哉若夫潞子嬰兒赤狄犬種晉與爲婚旣非匹偶及遭虐殺興師復仇書潞子者非謂夷狄有君亦正所以賤晉與書狄人者同科而公羊謂潞子爲善斯言之不從矣其有貶黜諸華同於

夷狄者則春秋書晉伐鮮虞是何氏解詁曰謂之晉者中國以無義故爲夷狄所強今楚行詐滅陳蔡諸夏懼然去而與晉會于屈銀不因以大綏諸侯先之以博愛而先伐同姓從親親起欲以立威行霸故狄之是所以狄晉者正以其自戕同氣委陳蔡於夷而不顧耳夫棄親暱而媚諸夷又從而則效之則宜爲人心所深嫉今人惡范文程洪承疇李光地曾國藩輩或更甚於滿洲雖春秋亦豈有異是若專以禮教爲標準者人之無道至乎弑父烝母而極矣何春秋之書此者亦未嘗賤之如狄也至於吳楚封域不出荆揚固禹貢九州之地熊繹周章受封命族豈與赤狄山戎同例特其地雜有諸蠻而吳楚漸其汙俗又以不修職貢自外宗周故爲春秋所貶召陵征而苞茅入黃池

盟而命圭從則進之同於齊晉以其本非夷狄故向日自外則退之今日自內則進之是猶越嵩益州漢世久設郡縣及唐末南詔畔援聲教壅隔宋世王靈不遠不得已而棄雲南至明復隸版籍豈得曰雲南本夷狄至明始進於中國耶夫子本楚之良家而云楚爲非種以憂勞主父幼忠穹廬故遂不憚汙辱其鄉人慮大義滅親之泰過也蓋春秋有貶諸夏以同夷狄者未有進夷狄以同諸夏者杞用夷禮則示貶爵之文若如斯義滿洲豈有可進之律正使首冠翎頂爵號巴圖魯者當退黜與夷狄等耳三曰棄表譜實錄之書而以意爲衡量如彼謂混淆殊族至千百種歷久而稱中華如故是也夫言一種族者雖非銖兩衡校於血統之間而必以多數之同一血統者爲主體何者

文化相同自同一血統而起於此復有殊族之民受我撫治乃得轉移而翁受之若兩血統立於對峙之地者雖欲同化莫由中國魏晉以來異族和會者數矣稽之譜牒則代北金元之姓視漢姓不及百一今試於通都廣市之間四方所走集者一一詢其氏族舊姓多耶抑弔詭殊恒之姓多耶其間固有私自改變與朝廷賜姓者徵之唐宋人姓氏書中其數猶最微末夫豈徒保中華民族之空模而以他人子弟充其闕者或曰若如是則滿洲人亦居少數而已稍稍同化於我矣奚不可與同中國爲答曰所以容異族之同化者以其主權在我而足以翁受彼也滿洲之同化非以受我撫治而得之乃以陵轢顛覆我而得之二者之不可相比猶婚媾與寇之例以婚媾之道而歸女於

吾族彼女則固與吾族同化矣以寇之道而據我寢宮入我牀第亦未嘗不可與我同化然其爲怨爲親斷可識也吾向者固云所爲排滿洲者亦曰覆我國家攘我主權之故若其克敵致果而滿洲之汗大去宛平以適黃龍之府則固當與日本暹羅同視種人順化歸斯受之而已矣然主權未復卽不得舉是爲例人有病而啜粥者於吐下之後可也未吐下時而先啜粥非直滋病亦歐惡不能下會咽先後之序其術其心皆如是矣說者茫昧私臆吾輩非以民族主義爲主義乃以民族主義爲手段是猶見未吐下而屏粥者曰是徒懼其滋病耳不知本自歐惡未嘗欲一箸一匕之入咽也夫不知中華之名義斯所以有三惑也

中國以先漢郡縣爲界而其民謂之華民若專以先漢郡縣爲界者則蒙古回部西藏之域不隸職方其經營誠宜稍後若夫樂浪玄菟卽朝鮮之地交趾日南九真奄越南而有之至於林邑則柬埔寨是也以民族言二國起居衣食多與禹甸同風言語雖殊而文字誦讀能中其音異於日本之隔閡者血統則朝鮮稍襍而越南皆吾冠帶之民間有蠻人時相錯襍則與瓊雷一例是二國者非獨力征經營光復舊土爲吾儕當盡之職觀其受制異國舉止掣曳扶衰禁暴非人道所宜然乎朝鮮設郡止於漢魏越南則上起秦皇下逮五季皆隸地官之版中間關絕明時又嘗置行省矣今二國之陵藉於異域則同而政術仁暴稍異故經營當有後先其次則有緬甸緬甸非先漢舊疆特

明代衆建土司隸於雲南承宣之部土民習俗雖異諸華而漢人徙居者衆與干厓蓋達爲鄰類然既未設流官宜居朝鮮之次外人之遇緬甸猶視越南爲寬則振救無嫌於緩西藏回部明時徒有冊封其在先漢三十六國雖隸都護比於附庸而非屬土今之回部又與三十六國有殊蒙古則自古未嘗賓服量三荒服之後先則西藏以宗教相同猶爲密邇回部蒙古直無一與漢族相通故以中華民國之經界言之越南朝鮮二郡必當恢復者也緬甸一司則稍次也西藏回部蒙古三荒服則任其去來也然而事有難易得以曲成不得以徑行舉措之宜或與誓願相左今者中華民國慮未能復先漢之舊疆要以明時直省爲根本

除緬甸

越南朝鮮其恢復則不易惟緬甸亦非可以

旦夕致者三荒服雖非故土既不他屬循勢導之猶易於二郡一司其同化則互有難易若計言語文字者則新疆既多漢族而回民聰穎勝于蒙古其教易入蒙古雖顛愚以漢人數往貿易亦漸能效其音聲獨西藏爲僻左又向習波黎文字既有文明之學不受他熏則漢語或相扞格故語言文字之化當盡力者莫西藏若也若計居食職業者回部耕稼與漢俗不甚差違宮室而居外有城郭西藏山谷阻深雖欲游牧其勢不能廣衍故任地力者亦多特其土地磽确栽種獨宜青稞上者止於牟麥而秔稻不適於土宜木城雖陋猶愈於支幕者至於蒙古戈壁曼延雖平地亦多沙漠天若縱之使事游牧卽不得不張幕而處其王與台吉輩雖有寢室而不可徧及烝民故居食職業

之化當盡力者莫蒙古若也若計法律符令者西藏雖聽於神權清政府亦多遣滿員輔吏其治今仍可以漢官治之蒙古自有酋長其律亦與中土大殊然如塞外歸化諸城凡諸獄訟以同知司裁判諸台吉環坐其旁應對唯謹稍不稱意以手抵案而叱之然則漢官任治非不可行於內外諸盟獨回部以無罪而亡滿洲遇之酷虐非若蒙古之爲肺腑藏教之被尊崇今雖暫置行省猶歲勒回民以供諸王之役使滿洲視回部若草芥而回部亦深慕滿人遷怒貶憎及於漢族吏治稍有不適則譟變隨之故法律符令之化當盡力者莫回部若也今欲使之同化惟設官興學專意農工而法律暫因其故必期以二十年然後可與內地等視吾向者有言曰浸假言語風俗漸能通變而

以其族醇化於我吾之視之必然美國之視黑民若今有人就吾之說而詰之曰使其不然則現今之未醇化於我者吾視之將不得不如黑民以待黑民者待蒙回藏人卽爲民族主義而不得已之政策也夫曰醇化以後則不與美國之視黑民等者謂其得預選舉見之行事不以空言相欺耳非曰其未醇化以前則特定區割踰之者斬殺唯命也未醇化以前固無得預選舉之事彼爲金鐵主義說者曰蒙回藏人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者必以通中國語爲惟一條件夫能通中國語者則已稍稍醇化矣然於中國社會之形態能知其一二耶情僞不知利病不審坐而論道則勿能縱令隨眾予奪亦與投鉤何異且所爲建設代議士者非獨爲人民平等計詢於芻蕘固欲其言之有

益於治耳若言之而不能中要領與不言同則選舉固可廢矣故專以言語同化者必不足以參通國之政也必不得已惟令三荒服各置議士其與選者惟涉於彼部之事則言之而通國大政所不與聞則差無弊害耳非獨此也滿人於中國語言文字既同化矣而職業猶不三荒服若回部西藏猶有耕稼蒙古猶有游牧滿人則於此亦未服習斯所謂情民者貴人惟逐倡優歌二簧彈琵琶以終日月駐防之軍日提雀籠嬉游街市寒則擁裘而出兩臂結胸腹間持熏爐以取煖行過餅家見有美食則張口而啜食之不以指取此人人所共覩者彼其眚窳偷生不知民業又三荒服之不若世人或以滿人文化視三荒服爲最高徒就此方見有法政陸軍之學生而言之耳此雖成就

亦祇入官從軍之技其不知民事自若也且人非生居閭里日覩米鹽瑣屑之情則雖專精法政而入官猶無所效近世爲長吏者都邑之士必不如村落之儒經世之通材必不如田家之訟棍豈非講習虛言不如親覩實事之爲愈歟昔滿洲僞高宗欲盡去天下州縣悉補以筆帖式劉統勳曰州縣治百姓者也當以曾爲百姓者爲之然則代議士者爲百姓代表者也可弗以曾爲百姓者充之乎議士之用本在負擔賦稅不知稼穡之艱難閭閻之貧富商賈之贏絀貨居之滯流而買焉以議稅率未知其可今彼滿人於百姓當家之業所謂農工商賈者豈嘗知其豪釐而云可爲議士何其驚虛言而忘實事也且近世爲僧侶者卽不得充代議士彼僧侶者豈絕無學術耶正以寺產

所資足以飽食與農工商賈之事相隔故也然以歐美之僧侶比滿洲之法政陸軍學生則明習民情與否又相懸矣滿洲者勿論學生馬甲其爲惰民一也己不事生產而評他人之生產己不納租稅而議他人之租稅於權利則不當有於事實則無所知彼滿人而欲有代議士之資格耶宜俟革命以後盡裁金米退就農耕乃始爲與漢人同化然後得與中國之政治耳甲鐵主義論者一與僅知語言之滿洲人再與僅知語言之三荒服人夸言平等而忘利害中失之端其癥結非難破也在昔漢唐宋明之世初任文吏後進儒生人材迂通雖非同揆要其講求吏治哀念民生先後一也是故當其末造朝政不綱而吏治猶清於下未有若滿洲之汗漫者滿洲初載任用族姓柄政者

皆介胄武夫非獨刀筆文法有所不曉民生百事尙未能舉其名號也

世傳僞高宗南巡時見田間有稻秧問言何草然此非獨一人而已民間事業隔閡可知又其素性

貪饕以苞苴爲應有慚德在躬卽無以廉問羣吏是故吏治得失本非其所措心而漢官亦承其風旨曹司則不知法律府縣則不接吏民循吏之傳半錄虛文于成龍余甸之徒前世所恒有者於斯乃爲鱗角其夸言經世者則曰瞻言百里方略何如而已蓋所舉不出攻略聚斂二端而游說橫議之風以起遠猷辰告而不能治一水門長駕遠馭而不能捕一劫盜經畫國常而不能理一凶政高張籌筴而不能平一租庸率天下而爲魏了翁馬廷鸞真德秀丘濬之徒手把三通躬述衍義猶不如田千秋之不學無術足以富民何者退野人而進華士也至於近

世則墨吏盈朝貪污載路繩以法律比屋可誅一介清廉之長官且不可得況復爲民興利哉夫講求吏治至熾至悉又必履行經驗而後得之非搖唇鼓舌大言自肆者所能爲至言立憲則不然勤襲講義粗涉政書言之至易而比於講求吏治者爲名高金鐵主義論者蓋聞其風而興起矣彼見滿洲政府近時所注意者無過聚財講武二端而於吏治得失民生隱曲曾不一語及之以爲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但使國會成立籠罩羣生則中國已足以治誠如是則彼所謂憲政者金云鐵云而已其去漢唐盛時專制之政何其遠耶蓋曩者包世臣汪輝祖輩所見雖近而吏治民生言之至悉金鐵主義論者則並此亦不知也近者梁啓超輩日扇虛言猶知吏治點污不可姑息欲求

立憲必先之以開明專制金鐵主義論者則並此亦不知也不言吏治得失則行媚可及於臧吏不計民生隱曲故選舉可及於惰民彼且謂今之滿人可充議士何論三荒服人猶有職業者耶吾所見者則與此異方其未醇化時宜分部爲三各設一

總督府

中華民國建後各省督撫當廢惟存布政使爲長官總督即專爲荒服設也

而其下編置政

官其民亦各舉其賢良長者以待於總督府而議其部之法律財用徵令以授庶官而施行之興其農業勸其藝事教其語言諭其書名期二十年而其民可舉於中央議院若是則不失平等亦無不知國事而妄廁議政之位者廟謀人道兩無所虧則亦可以已矣若謂漢土面積小於三荒興亡絕續之交必將奮而自主非用兵力則不足以致之者不悟三荒相合誠較漢土

爲寬分部計方則回部西藏二者各當漢土三分之一惟蒙古乃略相等雖然蒙古之衆建諸侯久矣非內部有梟雄先以武力蠶食諸隣如噶爾丹所爲者則必不足以自恣西藏自元滅吐蕃以後建立法王明之代元清之代明西藏皆率土來賓不煩一旅彼滿洲者或以崇信黃教得其歡心如明太祖曷嘗以此爲市耶必以宗教爲歡則中國亦有文成公主西藏尊之以爲神母號曰多邏伊伽此亦可援以爲質者蒙古自萬曆以後漸胡土克圖之化則殺掠之心已衰西藏不絕蒙古亦易馴耳若謂英俄二獠狼子野心乘隙窺邊誘以他屬此雖滿洲政府不亡其勢猶不可禁何獨革命之世然也且方今社會革命之聲偏布歐土而印度亦有謀光復者人亦有言虎嘯而谷風應

一朝雲合勢如燎原彼何暇肆侮於二方哉獨回部民氣剽悍易於集合滿洲遇回人旣慘酷無人理其再征者爲左宗棠之湘軍彼則亦以虺蛇視漢族三荒之中獨此缺望念烝民之同祗豈彼回部當爲戮民幸而解怨則可以寧輯矣不然彼實有國吾豈可以刼奪得之向者有云回部諸酋以其恨於滿洲者刺骨而修怨及於漢人奮欲自離以復突厥花門之迹猶當降心以聽以爲視我之於滿洲而回部之於我可知也金鐵主義論者有憂之則曰此內部分分之計也內部旣瓜分使中國以外若無各列強之環伺則漢人以一民族組織一國家平等自由相與爲樂雖曰主義狹隘然以自私爲樂亦未嘗非一義也無如保全領土之說方爲各強國中一派之所主張而一派反

對之反對之者俄爲其首俄固日日欲攫蒙回之地以入其囊中也今見中國各族分離而蒙回之程度又不足以自立一國豈有不入蒙回之地以占領之乎俄旣入蒙回英必入藏法必入滇粵而漢人之土地亦將不保直以內部派分之原因而得外部瓜分之結果矣夫保全領土於歐人則何利必其可取直取而代之耳安用是煦煦子子者爲耶誠知地大物博非須臾所能撫拾四分五裂之餘兵連不解則軍實匱而內亂生其言保全非爲人道亦所以自完耳不然庚子聯軍之役四方和會師出有名而虜酋亦已播遷關右不以此時瓜分中國乃待日本勝俄之後乎且使革命不成則滿洲政府固在而回部無以自離固無瓜分之道革命果成取此深根寧極之政府而覆滅

之其兵力必非猶人而已縱不足以抵抗歐人然其朝氣方新威聲遠播彼歐人之覘國也常先名而後實自非吹而可僵者亦未至輕召寇仇爲勞師費財之舉而回部之脫離也吾豈與之善然分訣耶彼其人材稀疏政治未備事事將求助於漢人視爲同盟互相犄角則足以斷俄人之右臂明矣雖然此直爲回人自立計也若其深明禍福辨別薰蕕知往日之興兵構怨出於滿人而漢族非爲權首又以地處徧隅雖苟足設險自完無由進於開明之域如是則求與漢人同化之不暇而何自離之云要之事有奇恒塗有險易則不得不慮及於是耳若三荒服而去其一餘二者固未必自離若三荒服而一切同化於吾則民族主義所行益廣自茲以後二郡一司反乎可覆則先漢

之疆域始完而中華民國於是眞爲成立吾觀滇中人士多發憤於越南緬甸之亡曾歎累息恒思收復以爲愉快自餘則未有繫念者中華民國之義孰深知之其惟金馬之神碧雞之靈哉

排滿平議

人有恆言曰玉卮無當雖寶非用凡哲學之深密者類之矣無政府主義者與中國情狀不相應是亦無當者也其持論淺率不周復不可比於哲學蓋非玉卮又適爲牛角杯也轉而向上言公理者與墨子天志相類以理縛人其去莊生之齊物不逮尙遠言幸福者復與黃金時代之說同其迷罔其去婆藪槃頭捨福之說又愈遠矣誠欲普度衆生令一切得平等自由者言

無政府主義不如言無生主義也轉而向下爲中國應急之方言無政府主義不如言民族主義也今之非排滿者稍異憲黨蓋謂支那民族自西方來略苗人之地而有之漢人視滿人爲當排反顧苗人則己亦在當排之數是故復仇者私言也非公理也且漢人以侵略之怨而殺侵略者之子孫被殺者之子孫又殺漢人則是復仇終無已也今以強權凌轢吾民者非獨滿人雖漢人爲滿洲官吏者其暴橫復與滿人無異徒戮滿人可乎吾則應之曰漢族自西方來非有歷史成證徒以攷索比擬而得之獨山海經言身毒爲軒轅所居又異今說非若滿洲之侵漢土其記載具在也大地初就陂陀四隤淫水浸其邊幅是故人類所宅獨在中央高原漢族自波迷羅

此大唐西域記所譯字今則作帕米

爾來雖無史籍根據其理不誣若是則苗人必不與魚鼈同生其始亦當自西方高原來二者理證即相等抑未知先據此土者為苗人耶為漢人耶尚攷苗種得名其說各異大江以南陪屬猥訛之族自周訖唐通謂之蠻別名則或言獠言俚言陸梁未有謂之苗者稱苗者自宋始明非耆老相傳存此舊語乃學者逆據尙書三苗之文以相傳麗耳漢時諸蠻無苗名說尙書者固不以三苗為荆蠻之族虞書竄三苗於三危馬季長曰三苗國名也縉雲氏之後為諸侯蓋饗饗也淮南修務訓高誘註曰三苗蓋謂帝鴻氏之裔子渾敦少昊氏之裔子窮奇縉雲氏之裔子饗饗三族之苗裔故謂之三苗此則先漢諸師說三苗者皆謂是神靈苗裔與今時苗種不涉或言今之苗種本由馬

留合音凡幽尤與宵肴豪古今音皆相流變故馬留切音為苗

馬留亦作馬流水經註引晉時豫章人俞益期與韓康伯書曰馬文淵立兩銅柱于林邑岸北有遺兵十餘家不反悉姓馬自婚姻今有二百戶交州以其流寓號曰馬流言語飲食尙與華同案馬流今音轉為馬來本是南方土着稱以馬援舊部諒為失實蓋雜處既久漢人亦自號馬流耳 雙聲相轉或謂之蠻或謂之閩皆自一語

變化而成其與三苗據師說則非一種藉令馬高舊訓或有差譌則三苗容是今之苗族然其相宅神州與漢族孰先孰後史官亦無以質言矣假令苗族先來此土而漢族從後侵略之苗人視漢誠在當排之數其或同時姦至互爭邑落是猶滇蜀間之爭火井海濱種吉貝者之爭沙洲兩無曲直得之則是間田甌脫更無第三人為其主者既現為漢人所有則曰漢人所有而已若漢族先來此土更千百年苗人隨而東下以盜我田廬

竊我息壤漢族復從後攘除之是則漢族之驅苗族爲光復也非侵略也今據歷史所書曰蚩尤惟始作亂苗民弗用靈制以刑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於苗乃命三后恤功於民及言分北三苗諸事而苗族漢族之來居此土先後未明談者出其私臆以爲漢族必侵略苗民者夫史籍所載旣已暗昧難知則何事不可任臆昔者大荔義渠蠻氏陸渾諸戎及赤狄白狄等當春秋時荐食中國與諸夏盟會秦旣并天下使蒙恬將兵略地西逐諸戎比卻衆狄築長城以界之及五胡俶優鮮卑宅于河洛號曰元魏分爲周齊隋唐之興鮮卑遂失其帝制蒙古南牧撫有神州且及百祀明祖驅之令返塞外使秦以前之史書皆滅將謂

中夏本戎狄舊邦而秦皇以漢種侵略之矣使隋唐以前之史書皆滅將謂中夏本鮮卑舊邦而隋唐諸帝以漢種篡取之矣使明以前之史書皆滅將謂中夏本蒙古舊邦而明祖以漢種剽刼之矣準此諸例以爲漢族侵苗族者其不根亦猶是爾今以歷史成證言之苗族之來先於漢族非有符驗可尋也漢族之來先於苗族則猶有可質成者案馬季長尙書注曰蚩尤少昊之末九黎君名鄭君曰蚩尤霸天下黃帝所伐者學蚩尤爲此者九黎之君在少昊之代也如鄭君說蚩尤非九黎九黎亦非卽今黎種若從近人假定之言苗卽三苗黎卽九黎蚩尤爲苗族酋豪則歷史言苗族者始此準逸周書嘗麥解昔天之初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以臨四方蚩尤乃逐帝爭

于涿鹿之阿九隅無遺赤帝大懼乃說于黃帝執蚩尤殺之于中冀用名之曰絕轡之野準太史公五帝本紀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蚩尤最爲暴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是則苗族始入乃在神農季世當伏羲與神農全盛之代未見有苗族蹤跡也苗族未來而漢族已先見史傳卽明漢族之宅居此土爲先于苗族矣神農之末既有諸侯則蚩尤特諸侯之一亦猶春秋戎狄列在會盟豈一切諸侯皆苗族耶由斯以談赤帝之用蚩尤亦猶唐代之用藩將涿鹿之師與安史就誅相類今有人曰中國本胡人安史二家所有唐帝侵之攘爲己地孰不謂其繆于事情者若循地望言之蚩尤則不爲苗種今之苗族聚處

南方吳起傳言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外國圖曰昔唐以天下授虞有苗之君非之苗之民浮黑水入南海是爲三苗氏去九疑三萬三千里

太平御覽七百九十引

地望相應故謂三苗卽今苗族可

也而蚩尤與黃帝戰遠在涿鹿涿鹿當今宣化府懷來縣地北與葷鬻比隣長城未築耕牧相望夫胡之與越南北相懸豈有匈奴三苗近在肘腋且太昊都陳固已南封淮汝而謂幽并之北尙有苗人準度事情鉏吾實甚苗人之俗便山習水不閑平地縱令蠶食中區亦不得遠至燕代豈若匈奴游牧之民奇畜囊佗不遠千里此則蚩尤非黎苗族粲然著明若苗人本有大國與漢族爭雖一敗不至瓦解黃帝則不得遽登湘山黃帝以前神農亦不得葬長沙也據斯爲斷三苗著見以少昊之末

爲期則漢族東來久矣大抵人類皆自高原而降從西方抵東
土者一出北道則爲匈奴一出中道則爲諸夏一出南道則爲
馬留匈奴之民依沙漠而居諸夏之民據大陸而居馬留之民
附洲島而居所處不同故職業亦異凡諸夏所有者經略萬里
隴畝旣成州閭旣定而復有闌入此土者則據左契而攘之尙
書言竄三苗正若秦皇之驅戎狄非苗人故有之地而我侵略
之也近代所稱支那本部者獨涼肅諸州取自匈奴則漢書所
謂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其佗蓋鮮有攘取者朝鮮本箕子
衛滿之虛實古營州舊域中間闊絕而漢世復設玄菟樂浪諸
郡今則已絕福建兩廣安南者所謂閩粵東粵南粵之地漢書
地理志曰今之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粵分也

其君禹後帝少康之庶子封于會稽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
後二十世至句踐稱王後五世爲楚所滅子孫分散君服于楚
後十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興復立搖爲越王是時秦南
海尉趙佗亦自王傳國至武帝時盡滅以爲郡明此數道夏時
已隸中國上尋堯典則南交固在域中言語相傳亦明其故爲
同種水經注曰九真郡九德縣有九德浦內徑越裳究九德究
南陵究竺枝扶南記山溪瀨中謂之究地理志曰郡有小水五
十二并行大川皆究之謂也水之隈隩曰究與詩言芮鞠毛傳
訓究韓詩作坵者音義正同言語同則種類一明交州本是漢
民今安南已離爲異國福建兩廣猶在版圖要者九州舊服非
取自苗人也雲南川南川西川東貴州諸道者昔嘗稱西南夷

自莊躡至滇池略定其地而地理志益州郡滇池縣有黑水祠禹貢梁州之域北抵華陽南訖黑水則滇池本在梁州之域史記言昌意處若水而生顓頊若水之流據水經出蜀郡旄牛徼外至故關爲若水南過越嶲邛都縣西直南至會無縣注言南經雲南郡之遂久縣青蛉水入焉是雲南在顓頊時已隸漢土又說文云溫水出犍爲涪南入黔水水經云溫水出牂柯夜郎縣蓋西南有二溫水亦猶秦蜀間有二漢水此溫字本義則然而經典已借溫爲寒溫之字觀其字之有溫知其地之內屬且江河間未嘗有象象之所出不在交趾則在雲南三苗未竄以前舜弟已名爲象益知產象之區舊嘗著籍故得有此文此語爾王政陵遲諸夷入處遂得西南夷名至莊躡始開其地唐蒙

司馬相如之徒因而郡縣之故亦光復舊疆非取自苗人也今人于西南襍姓多號爲苗亦有譌謬不實者據水經及華陽國志青衣水出青衣縣縣故青衣羌國也安帝延光元年青衣王子心慕漢制上求內附今人言青苗者本青衣羌之別而橫被以苗名漢書西南夷傳自桐師以北至葉榆名爲嶲昆明自嶲以東北君長以十數荅都最大自荅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冉駹最大自駹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皆氏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今或稱爲番者不失氏名或稱爲苗則誣甚氏羌與漢古本一源又不應以漢人侵苗說此苗人之族通言馬留其附近中國者白衣種爲大緬甸暹羅皆是類也古者叢脞諸姓時或闖入域中自爲君長所在剽劫中國有良將士率父

子之兵而逐之猶故不傷往往竄入岫穴林莽之間故有義陽五谿諸蠻至今猶有稱洞苗者非其分地素在是也漢族之放流罪人與蠻種相習狎勢不獨立染其禮俗相與屯聚因是亦以荆蠻得名其後有分封者扶老携稚往臨斯土欲因勢爲治則或斷髮文身以就之中原之吳楚於越亦準是謂之荆蠻矣前者猶今內地回人非大食花門之族乃以漢人從其教者後者猶今土司土府亦故漢種而從俚繇之俗是故南方諸郡曠絕千載復隸職方民無所恨此與滿洲之侵略中國豪忽無相似者今云漢人排滿對於苗則漢亦應排何所據依而作此辯難耶抑吾又聞之曰近世無政府黨以反對強權爲號者也強權者廣汎之稱若漢人言排滿得以苗人排漢鉗其口無政府

黨言反對帝王與資本家而禽畜昆蟲亦可反對無政府黨帝王資本家之於齊民徒有束縛鎮制非殺人而啖其肉人於禽畜昆蟲則強權有過是矣瞻之在後寧不可反唇相稽耶若曰吾所主持獨以人道爲限不及萬類是亦可曰人類之私言也非公理也至其言展轉相殺復仇無已者斯尤回適之辭已復仇者以正義反抗之名非展轉相殺謂之復讎周官調人之職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及之道也何氏解詁曰一往一來曰推刃今滿洲以強暴侵略漢族殘其民庶盜其政權以漢人反抗滿人則滿人爲受誅漢人爲杖義滿人復反抗之則謂之窳窳豺獮之行而已矣有盜人之田宅者其故主訟於

官治而復之不然則率其徒衆治而復之盜猶不已將領醜類復往攻其主人治而復之者是則復往攻之者非有無故穿人垣牆秉炬縱火者主人得格殺之律所不論而被格殺者之族黨復往攻其主人格殺之者是則復往攻之者非此蓋恆民所能喻今之學者於常識且不通練而故譎觚其辭以相論難夫婦之愚或且笑悼之矣爲種族復讎反殺者宜得何罪古無明文且以復父讎者爲決事比謝承後漢書曰橋玄遷齊國相郡有孝子爲父復讎繫臨淄獄玄愍其至孝欲上讞減縣令路芝酷烈苛暴因殺之懼玄收錄佩印綬欲走玄自以爲深負孝子捕得芝束縛藉械以還笞殺以謝孝子冤魂此則古之大義爲父復仇者非特不得反殺雖以縣令枉法殺之猶在當誅之域

也師覺授孝子傳曰子路仕衛赴蒯聩之亂衛人狐鷹時守門殺子路其子仲子崔告孔子欲報父讎鷹知之於城西決戰其日鷹持蒲弓木戟與子崔戰而死此則狐鷹自知不直是故去其兵械持蒲木以應子崔自願授首也以此相例則滿洲人之不得反殺至易明也若徒以怨相傾以力相傾雖不明言復仇而在彼亦能反刃如言抵抗強權強者既覆則退爲弱者矣弱者制勝則卽是強者矣既覆之政府與資本案對於新制勝者亦得以抵抗強權爲號何獨關於種族爾乎或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侵略漢族之滿人已下世爲枯腊而復仇於其子孫則爲無義應之曰凡相殺毀傷之怨至奕世則已矣侵略則不然所侵略者必有其器其事今國土與政權自滿人之祖父侵

略之而滿人之子孫繼有之繼有其所侵略者則與本爲侵略者同而往世殘賊屠夷之事實以政府挾之俱存是故排滿洲者排其皇室也排其官吏也排其士卒也若夫列爲編氓相從耕牧是滿人者則豈欲傳刃其腹哉或曰若是則言排政府足矣言排滿何爲者應之曰吾儕所執守者非排一切政府非排一切滿人所欲排者爲滿人在漢之政府而今之政府爲滿洲所竊據人所共知不煩別爲標目故簡略言之則曰排滿云爾若滿洲政府自知不直退守舊封以復靺鞨金源之迹凡我漢族當與滿洲何怨以神州之輿博地邑民居殷繁至矣益之東方三省愈泯禁不可理若以漢人治漢滿人治滿地稍迫削則政治易以精嚴于是解仇修好交相擁護非獨漢家之福抑亦

滿人之利寧有復崇舊怨勢面相攻之事雖然人性之貪狠無厭背違正義更萬億年而不可變也是故滿洲政府必無讓地自歸之事爲漢族者亦固知其不可望於滿人則有昌言排滿而已滿人之與政府相繫者爲漢族所當排若漢族爲彼政府用身爲漢姦則排之亦與滿人等近世革命軍興所誅將校什九是漢人爾游俠刺客之所爲復不以滿人漢人爲別徐錫麟以間諜官於安慶適安徽巡撫爲恩銘故彈丸注于滿人之腹令漢人爲巡撫可得曲爲赦宥耶吳樾所刺滿人漢人則相半誰謂漢官之暴橫者吾儕當曲以相容乎然而必以排滿爲名者今之所排旣在滿洲政府雖誅夷漢吏亦以其爲滿洲政府所用而誅夷之非汎以其爲吏而誅夷之是故誅夷漢吏亦不

出排滿之域也或曰若政府已返于漢族而有癸辛桓靈之君
林甫俊臣之吏其遂置諸應之曰是亦革命而已然其事既非
今時所有安用喋喋多言爲凡所謂主義者非自天降非自地
出非撫拾學說所成非冥心獨念所成正以現有其事則以此
主義對治之耳其事非有而空設一主義則等于浮漚其事已
往而曼引此主義則同于芻狗故漢族之有暴君酷吏非今日
所論也就此現事之中而復有其鉅細緩急者是故政治得失
外交善敗亦姑棄捐弗道舉一綱而衆目張惟排滿爲其先務
此貞實切事之主義所以異于夸大殉名之主義矣
復仇是非論

種族革命之志爲復仇然今人多以復仇爲上古野蠻之事故

余以義定復仇之是非云平不平以使平者斯謂復仇著者乃
有親屬反兵之事報之得直固無可非也然私人之相殺者或
以感憤激昂而過其直於是者法律以範之法律者則以公羣
代私人復仇爾既其相代則私人之復仇者自可禁遮然至於
法律所窮則復仇卽無得而非議兩國交兵本復仇之事卽有
過當而他國莫能問者以國家之上更無法律以宰制之也

法者本支離牽補之制至於兩國交兵卽非法所能禁今以一種族代他種族而有國家

種族革命爲復仇之非行國與國之相戰爭者何以不爲復仇
之非行於此則退之於彼則進之抑揚之論非有比例可知也
或曰法律者所以懲後非代爲被害者報償夫使法律祇爲懲

後民窮爲盜未見行法而能少衰何故治盜之律不爲廢止且刑之當其罪猶賞之報其勞今日刑祇以懲後人則賞亦祇以勸後人爲懲制刑非以償害則亦可云爲勸制賞非以報勞也充其類例則是勞者本無可賞害者本無可刑而懲勸亦甚無謂矣卽實言之用刑之本心趣以償害而懲後者乃其所孳生之利息蕩及之餘波耳猶之求飲食者本爲療飢乃適足以充肌肉求匹偶者本以遂欲乃適足以長子孫療肌遂欲爲其本心充肌肉與長子孫爲其餘利若曰求飲食者本爲充飢肉求匹偶者本爲長子孫則人情必不爾也飲食有時不充肌肉匹偶有時不長子孫然其事終不因之廢止何者所急在現在非預爲未來彼用刑者亦猶是己雖然法律本寬平亦常有濫及

不辜之懼故證據不足則勿能以論罪而巧於爲害者常得脫逃定法者知其然則不敢以讞法爲至周無漏吾土自周漢以來常寬復仇之律惟過當者必誅雖儒家亦以復仇爲是無他明知聽訟折獄之制不能至周故作法者亦常歉然自愧而有所假借寬貸於人歐美之法則不然雖復仇者亦與尋常殺傷等罪審自知其讞法之不周而悍然以爲完具是則以復仇爲野蠻者乃國家所以自爲文過耳平議是非者安取是爲又塗飾之則謂復仇雖至而國家之秩序不可侵是以有禁若然則國家之秩序爲重而個人之損害爲輕斯國家者卽以衆暴寡之國家矣論者不悟囿蔽於長國家者之言因循成俗以爲義法本然而以復仇爲野蠻之行此最可嗤鄙者也且夫衡論私

人強以法律之言彈正已不足以服其心矣至一種族所建之國家爲他種族攘奪而有之則本無法律處乎其上於此而猶以復仇爲戾是明伸能害者以抑受害者也已則爲卑詔黷亂之尤而方以野蠻議人苟有人心安必與牛羣相辯矣若果充其類例以兩種相對之復仇爲非則必不以兩國相對之復仇爲是今於兩國治戎積尸蹠血者顧不敢議其後雖議之亦祇以爲一是一非而於種族革命乃窮極詬詈之是非以漢族之事業尙未成而他國家之事業則已成故議論亦因之去就乎此適足自白其佞諛強者亦何足與校焉嗚呼萬方同醉不可以是非爭也今世論者於同一行事小且弱者則非之強且大者則是之非獨復仇然也凡以人民爲財產而賣鬻之者法律

所誅雖輿論亦云至野蠻也然法人以加奈陀鬻於英西班牙人以美洲屬地鬻於德以菲律賓鬻於美盡其域內之田宅人民一切以市儈之道貿易於人購取者亦受之無忤視賣鬻一二人者其野蠻非百倍乎而舉世漠然不以爲詬其他亦推是可知已抑黨附國家者勿論也今有以恢復人權爲主而革命者亦或謂種族革命爲復仇比于野蠻之習夫強有力者嘗蹂躪人權今欲恢復則必取於強有力者之手而得之而凡有所加害於我者則彈丸當射其胸此獨非復仇乎爲社會復仇與爲種族復仇其巨細雖殊其爲復仇奚以異必以復仇爲非則凡託於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者惟當敬聽杜爾斯兌之言待強者自然消滅一有暴動卽無解於復仇之名而亦自陷於野

蠻之域矣且種族復仇者本非外於政權而言則所對者卽異種之強有力矣何以彼之必是而此之必非也夫反對復仇者法律而外莫如宗教循乎佛說殺人者得波羅夷罪爲六親從仇而殺人者得偷蘭遮罪雖輕重有殊其以爲罪則一旦六度有忍辱之門而頭目胸髓亦任人取搗矣循乎老子之說則言報怨以德矣循乎宋子之說則言見侮不辱使人不鬪矣循乎耶蘇之說則言視仇如友矣是數公者微特以私人小聚之復仇爲非亦不以公衆大羣之復仇爲是有奴隸我蹴踐我殺傷我者我國不當報之雖見斯非行之加於他人者亦不當代爲報之非直不報乃或捨吾所固有者以增益彼而愧其心循是則爲上德大慈而強暴者亦非不可感化昔者張武受賄漢文

不加按治而賜之金武卒改行彼特恭儉小仁之世主耳猶足以化貪墨而况命世哲人之所爲乎然今之言恢復人權者則於此固弗能忍其遇富強豪暴之徒猶以相殺毀傷爲事夫相殺毀傷之效速於口舌相規躬行相勵而不得不謂之復仇則宗教之所言者亦豈其所能藉口耶或曰恢復人權者本爲蒼生謀其利益而復仇特其方便徑塗至言種族革命者則純以復仇爲志觀念旣殊是以文野有異此又顛倒繆戾之論也人苟純以復仇爲心其潔白終遠勝於謀利今有負氣忿事願吾黨與彼黨俱仆此至潔白者也願吾黨勝而彼黨敗者此潔與汙參半者也於一勝一敗之餘復求吾黨之得而彼黨之喪者此最爲污垢者也人之常情不以決鬪殺人爲可甚至殺人而

復刼取其財則莫不裂眦道之牛以角觸馬以足踉象以鼻捲有時亦能殺人也而多由不勝忿戾之心以至行殺未嘗因以爲利故人之稱牛馬象者以爲仁厚之蟲至於虎豹殺人而啖其肉則謂之殘獸云爾矣因是以觀昔者蒙古回部之滅國也惟懷好殺制勝之心而謀利非其所急今者歐洲白種之滅國也則先之以謀利之心而後行其殺人之事是故蒙古回部猶有高於歐洲者今之種族革命若人人期於顛覆清廷而止其後利害存亡悉所不論吾則頂禮膜拜於斯人矣而綴學知書之士纔識一名以上皆汲汲於遠謀未有不以共和政體國家社會耿介於其心者余雖蹉跎亦不能不隨俗爲言且以爲民族主義非專爲漢族而已越南印度緬甸馬來之屬亦當推已

及之滅清以往非有建設之方則此志亦不可達於是則屈心以就物而潔白之心亦已化爲汙垢與言恢復人權者同其淪落而已矣然而是非高下之心則固有與常人絕異者夫一利益益無論利他自利而其志必在保惠後生後生未生也心知形體一切冥如而豪暴富強者雖吾仇敵固吾所素識知於未生無形者則求福之於現在相識者則先殺之此得爲利他乎夫曰犧牲少數以利多數言雖非當而猶可以自成其義也今日犧牲有者以利無者此其語亦太謬矣若曰後生必有則慧星拂地之期安知不在俄頃寧能虛計百年以待裸蟲之滋長者縱無斯懼然人類之相愛利本乎感情感情所由生在乎形色天性而已損現在有相之人以利未來無相之人人情果若

是乎故知一言利益非特染其純白之心而於義亦不成立矣抑人類者其鉅雀無明之遺卵歟無明故背慧解而生橫計橫計雖妄舉世固不以爲非殺人祠天者云恢復人權者云建設共和政體主持國家社會者云若夫文明野蠻之名當何所顧慮耶今之言文明者非以道義爲準而以虛榮爲準持斯名以挾制人心然人亦靡然從之者蓋文明即時尙之異名崇拜文明卽趣時之別語吾土孔子爲聖之時後生染其風烈雖奮力抵拒者祇排其階級禮教之談而趣時之疾固已淪於骨髓非直弗擊又相率崇效之然則趨步文明與高髻細腰之見相去有幾誠欲辯別是非者當取文明野蠻之名詞而廢絕之

按文明本

此邦舊語多以法度文物爲言己虛僞不貞矣今所謂文明者較此彌下至於野蠻二字本出鄙言尤不足論寧沾沾

焉隨俗爲向背乎或曰如公所言民族者非封於漢屬而已雖婆羅門白衣諸種今旣失職亦當還其民族之舊常是則言反對強種可也何取以排滿爲職耶答曰人之思想無方而行事則惟取其切近如余所念雖無政府主義猶非最爲高尚也高尚者在并人類衆生而盡絕之則思想之輪廓在是矣然舉其切近可行者猶不得不退就民族主義民族主義非徧爲人羣說法顧專爲漢人說法耳夫排滿洲卽排強種矣排清主卽排王權矣譬如言捕師子則不必別以捕猛獸爲名何以故聞師子之名而猛獸在是故然必舉具體之滿洲清主而不舉抽象之強種王權者強種與王權其名無限滿洲與清主其名有限今之強種孰如白人今之王權孰如獨逸帝

按規定君位當永屬一家又謂人君

無責任者惟立憲國而已中國舊云專制然憚我則后虐我則仇萬方有罪在予一人等語正與永屬一家全無責任之義相反如秦始皇之遠推萬世至今笑其頑愚是故專制之王權減于君主立憲遠矣苟取無限之名以爲

旌幟則中國之事猶在後而所欲先攻者乃在他矣今祇爲一區說法斯無取籠罩一切之名惟此現量在前者是循是以推強種之白人非不當爲黑人赤人驅之也王權之獨逸帝非不當爲世界生民廢之也然規定行事者至急莫如切膚至審莫如量力今日漢人其智力豈足方行域外則斯事固爲後圖矣夫智圓行方之語爲世人所周知理想雖無涯岸而人類本爲時間空間所限勢不得以自在游行余向者所稱說固非以民族主義自書而已人我法我猶謂當一切除之雖獨唱寡和然猶不憚煩辭冀導人心於光大高明之路乃至切指事情則仍

以排滿爲先務然則理可頓悟事不頓除其塗徑曷能強一耶或曰中國者漢族所墾闢也東胡之族自寧古塔來盜漢族所固有則漢族欲排之寧思漢族未至以前此中國者非苗族所墾闢耶諸夏之族自帕米爾高原來盜苗族所固有而苗族曷嘗不思排之漢人排滿爲正義彼苗人之排漢者亦獨非正義歟答曰滿洲自寧古塔來歷史之明文然也漢族自帕米爾高原來特以冢書神話之微文展轉考索比度而得之而歷史未嘗有其明據苗人之族當時果普徧中國以否蚩尤之徒當時果卽苗人以否皆無左契證書獨據上世流傳之書支離牴觸者摘其類似之點以爲言烏有若滿漢之章章者乎若苗人自有史書記其成事確然無疑因是以興復仇之旅余豈敢逆其

顏行有伏就斧質而已矣雖然漢人所仇則滿族爾縱令苗人排漢漢人亦不得不先排滿若苗人之排漢者證據武力事事與漢之排滿相當漢人則安得反報也若其文非左契而惟以比類得之則有非吾所印忍者且三苗之國左洞庭而右彭蠡其族則在荆漢以南今北方之詞氣大同而南土猶多磔格則知本與苗民糝襍而生所謂漢族固非與苗民截然區劃又誰得割分者而純粹苗人則自有土司故地其獨立之性自在改土歸流實滿洲之創制漢人固曷嘗翦滅苗民而侵其國土哉若推極以言之則牛羊雞鶩之被啖於人者衆矣假令牛羊雞鶩能起而誅吾族是亦復仇之正義誰得以爲非者其異於滿漢之爭則以所復者祇爲生命不爲政權耳夫吾言民族主義

始自漢種至於羣倫又遠推之及於禽雀牲畜無不以自護其族爲當然名則狹隘其心乃廣大矣而反對民族主義者則鮮不以人食動物爲天職惟以正義利人羣獨不爲動物平其冤抑又何其狹隘也由是以觀則彼之反對復仇者非所以自護其隱慝歟

革命道德說

古之所謂革命者其義將何所至耶豈不曰天命無常五德代起質文相變禮時爲大耶夫如是則改正朔易服色異官號變旗識足以盡革命之能事矣名不必期于背古而實不可不務其愜心吾所謂革命者非革命也曰光復也光復中國之種族也光復中國之州郡也光復中國之政權也以此光復之實而

被以革命之名嗚呼天步艱難如阪九拆墨翟禽滑釐之儔猶不能期其必效又乃況于柔脆怯弱如吾屬者世無黃中通理之人而汲汲焉以脣舌相斫論議雖篤徒文具耳曠觀六合之邦家雖起廢不常盛衰相復若其淪于異族降爲臺隸者則亦鮮有有之必素無法律政治與愚昧無知之民也中國之學術章章如彼其民不可謂愚秦漢以降政雖專制非無憲章著于官府良治善法足以佐百姓者亦往往而有舉吾炎項嬴劉之苗裔提封萬里民籍鉅億一日委而棄之于胡羯其根本竟安在耶晉之亂于五胡也桓溫劉裕起而振之宋之割於女真也岳飛虞允文出而匡之蒙古不道宰割諸夏改玉改步人無異心濠州真人奮臂大澤之間元政瓦解北方郡縣傳檄而定綜

觀往古戎夏交捽之事侵入者不過半壁全制者不逾百年碩果雖食不遠而復今者滿洲之在中國疆域已一統矣載祀已三百矣川楚磨頂於前金田研足於後隕身赤族卒無一成是孰使之然耶昔王而農發憤於晚明之喪推而極之至於孤秦陋宋以爲藩鎮削弱州郡無兵故夷狄之禍日亟此可爲漢族自治之良箴非所論于覆亡之後也近世學者推尋禍始以爲宋世儒者妄論春秋其教嚴于三綱其防弛于異族故逆胡得利用其術以阻遏吾民愛國之心然自季明以後三綱之名雖存其實廢久矣而里巷鄙人之言韃靼者猶相率以爲鄙夷之名是其心亦未嘗泯絕也或者又謂禍本之成咎在漢學雖日本人亦頌言之夫講學者之媿于武事非獨漢學爲然今以中

國民籍量其多少則識字知文法者無過百分之二講漢學者於此二分又千分之一耳且復古復始人心所同裂冠毀冕之既久而得此數公者追論姬漢之舊章尋繹東夏之成事乃適見犬羊殊族非我親昵彼意太利之中興且以文學復古爲之前導漢學亦然其于種族固有益無損已于此數者欲尋其咎而咎卒不可得微芒暗昧使人疾眩冥心而思之寤寐而求之其釁始于忽微其積堅於盤石嗚呼吾于是知道德衰亡誠亡國滅種之根極也今與邦人諸友同處革命之世偕爲革命之人而自顧道德猶無以愈於陳勝吳廣縱令瘖其口焦其唇破碎其齒頰日以革命號于天下其卒將何所濟道德者不必甚深言之但使確固堅厲重然諾輕死生則可矣雖然吾聞古之

言道德者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今之言道德者曰公德不踰閑私德出入可也道德果有大小公私之異乎於小且私者苟有所出入矣于大且公者而欲其不踰閑此乃迫于約束非自然爲之也政府既立法律既成其人知大且公者之踰閑則必不免于刑戮其小且私者雖出入而無所害是故一舉一廢應于外界而爲之耳政府未立法律未成小且私者之出入刑戮所不及也大且公者之踰閑亦刑戮所不及也如此則恣其情性順其意欲一切破敗而毀棄之此必然之勢也吾輩所處革命之世此政府未立法律未成之世也方得一芥不與一芥不取者而後可與任天下之重若曰有狙詐如陳平傾險如賈誼者吾亦可以因而任之此自政府建立後事非今日事

也今世之言革命者則非直以陳平賈誦爲重寶而方欲自效陳平賈誦之所爲若以此爲個儻非常者悲夫悲夫方今中國之所短者不在智謀而在貞信不在權術而在公廉其所需求乃與漢時絕異楚漢之際風尙淳樸人無詐虞革命之雄起於吹簫編曲漢祖所任用者上自蕭何曹參其下至于王陵周勃樊噲夏侯嬰之徒大抵木彊少文不識利害彼項王以勇悍仁彊之德與漢氏爭天下其所用皆廉節士兩道德相若也則必求一不道德者而後可以獲勝此魏無知所以斥尾生孝已爲無用而陳平乃見寶于漢庭矣季漢風節上軼商周魏武雖任刑法所用將士愍不畏死而帷幄之中參豫機要者鍾陳二荀皆剛方皎白士也有道德者既多亦必求一不道德者而後可

以獲勝故賈誦亦貴于霸朝矣其所以見貴者以其時傾險狙詐之才不可多得而貴之也莊周云藥也其實莖也豕零也鷄癰也桔梗也是時爲帝者也風教陵夷機械日構至于今日求一質直如蕭曹清白如鍾陳二荀奮厲如王陵周勃樊噲夏侯嬰者則不可得而陳平賈誦所在有之盡天下而以詐相傾甲之詐也乙能知之乙之詐也甲又知之其詐卽亦歸於無用甲與乙之詐也丙與丁疑之丙與丁之詐也甲與乙又疑之同在一族而彼此互相猜防則團體可以立散是故人人皆不道德則惟有道德者可以獲勝此無論政府之已立未立法律之已成未成而必以是爲臬矣談者又曰識世務者存乎俊傑所謂英雄在指麾而定爾世有材桀敢死之士吾能任之使爲己死

則大業可成逆胡可攘若必親蒞行陳以身殉事此無異於鬪
鷄狗者亦天下之大愚也嗚呼爲是言者若云天下可以不戰
而定則亦已矣若猶待戰寧有不危而獲者最觀上世之事漢
高與項氏戰涉險被創垂死數四太公呂后孝惠魯元之屬登
組墮車固不暇顧廣武之矢滎陽之圍皆以身冒白刃然後士
卒用命樂爲盡力光武昆陽之役親率將士以與虎豹相搏幸
而獲濟魏武智計殊絕於人然猶困於南陽險于烏巢危於祁
連偪于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此其成事可
見者夫其政府已立軍隊已成驅使將校易如轉軸猶必躬受
矢石而後獲之又況天造草昧壯士烏集紀律未申符籍未著
不以一身拊循士卒共同安危而欲人爲盡力雖乳兒知其不

能矣且漢魏諸君志在爲己與諸將固有臣主之分主逸臣勞
主生臣死猶可以名分責之今之革命非爲一己而爲中國中
國爲人人所共有則戰死亦爲人人所當有而曰甲者當爲其
易乙者當爲其難可乎若以人材難得不欲使之創壽於旗幟
者不悟艱難之事固非一人所任爲權首者常敗而成者必在
繼起之人且人材非天成也固以人事感發而舉起之前者以
身殉中國矣後者慕其典型追其踵武則人材方益衆多夫何
匱乏之憂乎昔華盛頓拯一溺兒躍入湍水蓋所謂從井救人
者若華盛頓作是念曰溺兒生死輕于鴻毛吾之生死重于泰
山空棄萬姓倚賴之軀而爲溺兒授命此可謂至無算者如是
則必不入湍矣華盛頓以分外之事而爲之死今人以自分之

事而不肯爲之死吾於是知優于私德者亦必優于公德薄于私德者亦必薄于公德而無道德者之不能革命較然明矣且道德之爲用非特革命而已事有易於革命者而無道德亦不可就一於戊戌變法黨人見之二於庚子保皇黨人見之戊戌變法惟譚嗣同楊深秀爲卓厲敢死林旭素佻達先逮捕一夕知有變哭於教士李佳白之堂楊銳者頗圓滑知利害既入軍機知其事不可久時張之洞子爲其父祝壽京師門生故吏皆往拜銳舉酒不能飲徐語人曰今上與太后不協變法事大禍且不測吾屬處樞要死無日矣吾嘗問其人曰銳之任此固爲富貴而已既覩危機復不能去何也其人答曰康黨任事時天下望之如登天仕宦者爭欲饋遺或不可得銳新與政事饋

獻者踵相接今日一袍料明日一馬褂料今日一狐桶明日一草上霜桶是以戀之不能去也嗚呼使林旭楊銳輩皆赤心變法無他志頤和之圍或亦有人盡力徒以縈情利祿貪著贈饋使人深知其隱彼既非爲國事則誰肯爲之效死者戊戌之變戊戌黨人之不道德致之也庚子保皇之役康有爲以其事屬唐才常才常素不習外交有爲之徒龍澤厚爲示道地其後才常權日盛凡事不使澤厚知又日狎妓飲燕不已澤厚憤發爭之不可得乃導文廷式至武昌發其事才常死其軍需在上海共事者竊之以走是故庚子之變庚子黨人之不道德致之也彼二事者比於革命其易數倍以道德腐敗之故猶不可久况其難於此者積蘆灰以塞鴻水斷鰲足以立四極非弘毅負重

之士孰能與於此乎

或曰彼二黨之無道德者以其沒于利祿耽于妻子也今革命者則異是大抵年少不爲祿仕又流宕無室家人亦有言人不婚宦情欲失半則道德或可以少進乎若然吾將大計國人之職業而第論之

孟軻云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今之道德大率從于職業而變都計其業則有十六種人一曰農人二曰工人三曰裨販四曰坐賈五曰學究六曰藝士七曰通人八曰行伍九曰胥徒十曰幕客十一曰職商十二曰京朝官十三曰方面官十四曰軍官十五曰差除官十六曰雇譯人其職業凡十六等其道德之第次亦十六等雖非講如畫

一然可以得其概略矣農人於道德爲最高其人勞身苦形終歲勤動田園場圃之所入足以自養故不必爲盜賊亦不知天下有營求詐幻事也平居之遇官長雖甚謹畏適有貪殘之吏頭會箕斂誅求無度則亦起而爲變及其就死亦甘之如飴矣工人稍知詐僞桔槔之器絲薄之材有時以欺市人然其強毅不屈亦與農人無異裨販者有二種其有荷蕢戴盆求鬻於市者則往往與農工相類若夫千里求珍牽車載牛終日輻重不離身其人涉歷旣多所至悉其民情謠俗山谷陵阪之間有戒心於暴客則亦習拳勇知擊刺其高者乃往往有游俠之風恤貧好施金錢飛灑然壽張爲幻之事亦稍以益多矣坐賈者倚市塵居奇貨其樸質不逮農工其豁達不逮裨販以嗇爲寶以

得爲期然不敢恣爲姦利懋遷有無必濟以信其有作僞罔利者取濟一時久亦無以自立此則賈人自然之法式也學究者其文義中律令其言語成條貫堅守其所誦習者而不通于他書貧無所賴則陶誕突盜之事亦興乃有教人作訟以取溫飽而亦輒與官吏相抗其他猥鄙不可歷數然無過取給事畜迂疏之士多能樂天家無斗筲鳴琴在室雖學術疏陋不周世事而有冲夷自得之風二者雖有短長然未至折腰屈膝爲他人作狗馬也藝士者醫方績畫書法雕刻之屬其事非一此其以術自瞻固無異於工賈書畫雕刻之士多爲食客而醫師或較量貧富阿諛貴人然高者往往傲岸自好雖有藝術值其情性乖角之際千金不移固亦有以自重也通人者所通多種若樸

學若理學若文學若外學亦時有兼二者樸學之士多貪理學之士多詐文學之士多淫至外學則并包而有之所恃旣堅足以動人亦各因其時尚以取富貴古之鴻文大儒邈焉不可得矣卑詔汙漫之事躬自履之然猶飾僞自尊視學術之不己若者與資望之在其下者如遇僕隸高已者則生忌克同己者則相標榜利害之不相容則雖同己者而亦嫉之若夫篤信好學志在生民者略有三數狂狷之材天下之至高也行伍者多由家人子弟起而從軍亦多閭里無賴姦劫剽暴是其素習近世徵兵則學究亦稍稍預之清澹樸質之氣旣亡而驕橫恣妄之風以起雖然其取之也不以詐而以力其爲患也不以獨而以羣大抵近世軍人與盜賊最相似而盜賊猶非最無道德者也

胥徒者其取以詐不以力矣其患在獨不在羣矣曩者胥史尙習文法知吏事徒役雖橫猶必假借官符而後得志收發委員作而獨詐甚于門丁地方警察興而拘逮由其自便輿臺皂隸尊爲清流條狼執鞭厚自揚詡言必曰團體議必曰國家有靦面目曾不自忤此其可憤亦其可笑者也幕客者其才望駕胥徒而上之其持書求薦援引當道浮僞諛佞則胥徒所無也其受歛賕法高下在心雖有法律而不可治則有甚于胥徒者也大略亦分三種其最下者釐局之司事州縣之徵收飾小說以干縣令徒欲得哺餼求飽煖而無鄉里訟師強毅不屈之風其稍高者則閑習法律明識款目或曰刑名或曰升銓或曰錢穀略有執守而舞弄文法是所擅場其卑鄙則不如司事徵收之

甚其最高者所謂傳食幕府治例外之奏議條教者也世之通人多優爲之以簡傲爲詔媚以趺弛爲捭闔以察言觀色固結主知其術彌工其操彌下郡邑守令仰望風采陟罰臧否在其一言商鞅之所必誅韓非之所必戮在此曹也職商者非謂援例納捐得一虛爵謂其建設商會自成團體或有開礦築路通航製器直隸于商部者自滿州政府貪求無度尊獎市儈得其歡心而商人亦自以爲最貴所至阻撓吏治掣曳政權已有欺罔賊私之事長吏訶問則直達商部以解之里巷細民小與己忤則喉使法吏以治之財力相君權傾督撫官吏之貪汙妄殺者不問而得罪商人者必黜氓庶之作姦犯科者無罰而有害路礦者必誅上無代議監督之益下奪編戶齊民之利或名紡

紗織布而鑄私錢或託華族寓居而儲鉛彈斯乃所謂大盜不操戈矛者若夫淫佚烝報所在有之則不足論也已京朝官者或出學究或出藝士或出通人而皆離其素樸胥徒幕友之所爲率盡能之然其位置最高得自恣肆列卿以下或以氣節文章自託韓愈之博奕飲酒歐陽修之帷薄不修又其素所效法者以爲無傷大節也閣部長官多自此出其氣益頽欲以金錢娛老而已若夫新增諸部則其人兼與職商同行又其下劣者也方面官者其行又不逮京朝官府縣諸吏虐民罔利其失尙小督撫監司則無不以苞苴符券得之或有交通強國以自引重投命異族貳心舊君而督撫則兼有軍官資格軍官者其殺人不必如方面官之援律例也軍法從事而已其取利不必如

方面官之受賄賂也無事刻餉有事劫掠而已督撫爲懷法亂紀之府提鎮爲逋逃盜賊之魁自此以下則僕役爾差除官者其浮競汗辱又甚于京朝方面各省之局所皆以候補道員蒞之其人率督撫之外嬖也同臥共起吮癰舐痔者是其天職然也俄而主人更易新外嬖來而舊外嬖無所容納則往往有劾罷者昔者天子弄臣蓋有所謂茸技狗官今乃徧于藩鎮士之無行於斯極矣然其次猶有雇譯者則復爲白人之外嬖非獨依倚督撫而已故以此十六職業者第次道德則自藝士下率在道德之域而通人以上則多不道德者九等人表不足別其名九品中正不能盡其實要之知識愈進權位愈申則離于道德也愈遠今日與藝士通人居必不如與學究居之樂也與學

究居必不如與農工裨販坐賈居之樂也與丁壯有職業者居必不如與兒童無職業者居之樂也嗚呼山林歟皋壤歟使我欣欣而樂歟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

今之革命黨者於此十六職業將何所隸屬耶農工裨販坐賈學究藝士之倫雖與其列而提倡者多在通人使通人而具道德提倡之責舍通人則誰與然以成事驗之通人率多無行而彼六者之有道德又非簡擇而取之也循化順則不得不爾浸假農爲良農工爲良工賈爲良賈則道德且不可保學究藝士進而爲通人資藉旣成期于致用其道德又爽然失矣此猶專就齊民無位者論之也今之革命非徒弄兵潢池而已又將借

權以便從事自雇譯外行伍而上其職八等置彼周行森然布列濫于利祿牽于參養則遂能不失其故乎往者士人多以借權爲良策吾嘗斥之以爲執守未堅而淪沒于富貴之中則鮮不毀方瓦合矣湘軍盛時常有一方仕宦一方革命者彼其黨援衆多雖事發而不爲害革命不成仕宦如故其志旣攜則必無專心于大事者又其軍中統領率以會黨渠帥起家旣得憑藉取悅上心則不憚殘賊同類以求翎頂鹽梟亦然故以會黨制會黨鹽梟制鹽梟者逆胡之長策也以革命黨而借權于彼彼則亦以是法處之少者必壯壯者必老終爲室家妻子所牽卽不得受其羈繫權不可借而已反被借於人後之噬臍雖悔何及故必以不婚不宦期革命黨者必無效之說也嗚呼層

纍益高阨危愈甚縱情則為奔駒執德則如朽索趨利則如墜石善道則如懸絲楊朱之哭岐塗墨子之悲染練不圖于吾生親見之也

如上所說則道德墮廢者革命不成之原救之何術固不可知雖然必待由光夷齊而後正之則如河清之不可俟矣昔顧寧人以東胡僭亂神州陸沈慨然於道德之亡而著之日知錄曰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昔者稽紹之父康被殺于晉文王至武帝時山濤薦之入仕紹時屏居私門欲辭不就濤謂之曰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况于人乎一時傳誦以為名言不知其敗義傷教至于率天下而無父也自正

始以來大義不明徧于天下山濤既為邪說之魁遂使稽紹之賢且犯天下之不韙而不顧夫邪正之說不容兩立使謂紹為忠則必謂王裒為不忠而後可也何怪其相率臣于劉聰石勒觀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動其心乎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案顧所謂保國者今當言保一姓其云保天下者今當言保國

余深有昧其言匹

夫有責之說今人以為常談不悟其所重者乃在保持道德而非政治經濟之云云吾以為天地屯蒙之世求欲居賢善俗舍寧人之法無由吾雖涼德竊比於我職方員外錄其三事以與同志相切厲則道德其有瘳乎

一曰知恥五代史馮道傳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

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
恥立人之大節不廉不恥則禍敗亂亡無所不至然而四
者之中恥為尤要故曰行己有恥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
之恥無恥矣曰恥之于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
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于無
恥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吾觀三代以下世衰道微
棄禮義捐廉恥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後彫於歲寒
雞鳴不已于風雨彼昏之日固未嘗無獨醒之人也頃讀
顏氏家訓有云齊朝一士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
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
公卿無不寵愛吾時俯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

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為之嗟呼之推不得已而仕
於亂世猶為此言尙有小宛詩人之意彼闖然媚於世者
能無媿哉

二曰重厚世道下衰人材不振王伾之吳語鄭縻之歇後
薛昭緯之浣溪沙李邦彥之俚語舞曲莫不登諸巖廊用
為輔弼至使在下之人慕其風流以為通脫而棟折榱崩
天下將無所庇矣及乎板蕩之後而念老成播遷之餘而
思者俊庸有及乎侯景數梁武帝十失謂皇子吐言止於
輕薄賦詠不出桑中張說論閭朝隱之文如麗服靚妝燕
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今之詞人率同
此病淫辭豔曲傳布國門誘惑後生傷敗風化宜與非聖

之書同類而焚庶可以正人心術何晏之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鄧颺之行步舒縱坐立傾倚謝靈運之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數人後皆誅死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楊子法言曰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三曰耿介讀屈子離騷之篇乃知堯舜所以行出乎人者以其耿介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則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是之謂耿介反是謂之昌披夫道若大路然堯桀之分必在乎此

嗚呼如吾寧人之說舉第一事則矜歐語者可以戒矣舉第二事則好修飾者可以戒矣舉第三事則喜標榜者可以戒矣必去浮華之習而後可與偕之大道敝巾葛拂緼袍麻鞋上教修

士下說齊民值大事之阽危則能悍然獨往以爲生民請命若於此三者猶未伏除則必不能忘情于名利名利之念不忘而欲其敵愾致果舍命不渝又可得乎抑吾于寧人所舉三事之外又得一不可缺者曰必信信者向之所謂重然諾也昔人以信爲民寶雖孔氏之權譎而猶曰無信不立又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余以爲知恥重厚耿介三者皆束身自好之謂而信復周於世用雖萑苻聚刦之徒所以得人死力者亦惟有信而已今之習俗以巧詐爲賢能以貞廉爲迂拙雖歃血蒞盟猶無所益是故每立一會每建一事未聞其有始卒其或稍畏清議而欲食其前言則曰吾之所爲乃有大於此者知禍患之將至則藉口于遠求學術容身而去矣見異已之必勝則遁辭於大度

包容委事而逸矣言必信行必果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必欲正之則當立一條例今有人踵門而告曰爾其爲我殺人掘冢應曰諾殺人掘冢冢至惡德也後雖悔之而無解于前之已諾則寧犯殺人掘冢之惡德而必不可失信以信之爲德足以庚償殺人掘冢之惡而有餘也夫尾生與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商鞅與秦民約能徙木者與之十金民果徙木鞅亦竟以十金與之昔人以爲長德善政今人爲之則必譏其無謂然欲建立信德必自此始若其校量大小比絜長短而曰某事當信某事不當信則雖處當信之事而亦必無踐言之實矣舉此四者一曰知恥二曰重厚三曰耿介四曰必信若能則而行之率履不越則

所謂確固堅厲重然諾輕死生者於是乎在嗚呼端居讀書之日未更世事每觀管子所謂四維孔氏所謂無信不立者固以是爲席上之腐談爾經涉人事憂患漸多目之所覩耳之所聞壞植散群四海皆是追懷往誥惕然在心爲是傾寫肝鬲以貽吾黨若曰是尙可行則請與二三君子守此迂介幸而時濟庶幾比于鉛刀一割不幸不濟根本旣立雖死不僵後人必有能繼吾志者雪中原之塗炭光先人之令聞寄奴元璋之績知其不遠若曰迂儒鄙生以此相耀不足以定勝負之數也則分崩之禍不出數歲將使七十二代之遺民終於左衽吾亦惟被羊裘以游大澤矣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箴新黨論

黨錮之名自漢始迄唐宋明皆有黨人其材望行義雖有高下未有如新黨之鬪茸者也是何也合百千萬人而爲一朋其執守必與衆異然後可以自固其義非鳥合獸聚之謂也前世黨人雖無遠略猶不失其正鵠獨新黨則異是中國士民流轉之性爲多而執著之性恆少本無所謂頑固黨者特以邊陲之地期月之時見聞不周則不能無所拘滯漸久漸通彼頑固者又流轉而爲新黨往者科舉取士之世新程墨出則舊程墨必廢未有執守舊文懇懇以繼承故武爲念者外界之刺戟雖異而內心之流宕則同彼新黨者猶初習新程墨者也是非之不分美惡之不辯惟以新爲榮名所歸故新黨之對於舊黨猶新進士之對於舊進士未有以相過也原其用心本以渴慕利祿之

故務求速化一朝擯斥率自附於屈原韓愈之徒蓋魏公子牟有云身在江湖之上心在魏闕之下莊周述之以爲熱中之戒而是族反舉此以爲美談何異相如自述以琴心盜卓文君事乎雖然黨人之所以自高者率在危言激論而亦藉文學以自華今之新黨於古人固不相逮若夫夸者死權行險徼幸以求一官一秩則自古而有之漢世甘陵之黨多正人卓立其間所與爭者惟奄豎與椒房之親以此求勝宜稱無罪朝野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爲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自牢脩密告其事而辭所連及者莫不禁錮終身若鄭康成以山東大師傳授經術未嘗問王朝治亂之事名在黨中實由株連所及此本不得以黨人論者鄭公之門黃巾

羅拜其德之下被于民當與虞舜所居成都相比微特唐宋諸黨弗能逮其咫尺以當時李杜之倫擬之正猶燕石之與美玉耳若夫汝南許劭名有臧否人倫之鑒而與其兄許靖不協擯之馬磨則知朋黨相傾不足以洽人望久矣郭林宗以在野之士呢邇公卿雖不應徵辟終不出於浮華競名之域是以葛洪正之曰

林宗有機辯風姿又巧自抗遇而善用且好事者爲之羽翼延其聲譽於四方故能挾之見推慕於亂世片言所褒則重於千金遊涉所經則賢愚波蕩可謂善擊建鼓而當揚日月者耳非真隱也蓋欲立朝則世已大亂欲潛伏則悶而不堪或躍則畏禍害確爾則非所安彰徨不定載肥載臞而世人

逐其華而莫研其實翫其形而不究其神故遭雨巾壞猶復見效不覺其短皆是類也或勸之以仕進林宗對曰吾晝察人事夜看乾象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按林宗之言其知漢之不可救非其才之所辦審矣法當仰躋商洛俯泛五湖追巢由於峻嶺尋漁父於滄浪若不能結蹤山客離羣獨往則當掩景淵洿韜鱗括囊而乃自西徂東席不暇溫欲慕孔墨棲棲之事聖者憂世周流四方猶爲退士所見譏彈林宗才非應期器不絕倫出不能安上治民移風易俗入不能揮豪屬筆祖述六藝行衎自耀亦既過差收名赫赫受饒頗多然卒進無補於治亂退無迹於竹帛觀傾視汨冰泮草靡未有異庸人也無故浮沈於波濤之間倒屣於埃塵之中邀集京邑

交關貴游輪刃筴弊匪違啓處遂使聲譽翕耀秦胡景附巷
結朱輪之軌堂列赤紱之客軺車盈街載奏連車誠爲游俠
之徒未合逸隱之科也有道之世而臻此者猶不得廁高潔
之條貫爲祕丘之俊民奚足多哉故太傅諸葛元遜曰林宗
隱不脩遁出不益時實欲揚名養譽而已街談巷議以爲辯
訕上謗政以爲高時俗貴之歛然猶郭解原涉見趨於曩時
也

夫以林宗高名之士而比於獨行隱逸諸公猶多勿逮至其競
逐當道借交養名則可以爲世戒矣下至唐世牛李以舊家新
進相爭如李之言則猶汲黯所云陛下用人如積薪後來居上
者也如牛之言則猶春秋非世卿也二者各有所守然材略足

以相當雖欲乘其貶黜陰相賊殺惟以朝士自傾朝士外之未
嘗借資於藩鎮內之未嘗假權於奄人此其材行必非近世黨
人所能仰跂然其醉心權利之事以漢世黨人視之則猶腐鼠
之比神羊矣宋之洛蜀交相醜詆程頤持正而不周於學蘇軾
利口而不濟於用其所爭不關政事惟以瑣細節奏之間而相
侵陵若其寄心王室聞故主之嘉賞其文則泣然爲之流涕使
近世新黨之魁模效其狀以爲忠孝周狗啼而犧牛哭者則蘇
軾爲之前驅也明之黨人名爲與逆奄相抗然自江陵新鄭之
時朝士已分省自植以熊廷弼之長於兵畧而不附東林則鄒
元標魏大中輩必欲致之死地其私心有可見者會魏忠賢用
事廷弼東林同時俱盡海內黨人不得不解仇相助忠賢既誅

而分省之爭復亟乃者東林之汪文言復社之張溥皆以善行賄賂爲黨人所依賴此漢唐宋之黨人所不爲者若其內行點汗暝瞞聲色則又前世清流之所未有張溥喜服房中之藥見于醫師喻昌書中如瞿式耜之忠純而猶有內實五姬臨命桂林欲與妾訣爲張同敞所引止况復延儒謙益之流乎明思文帝有言北都覆於東林南京亡於馬阮厥罪維均信哉黨人之死權而忘國事也索虜入關以後黨人已絕而臭味所遺百年未艾其以文字抗虜者在野有呂留良在朝有查嗣廷胡中藻虜酋宣其罪狀叛逆以外率舉浮華奔競爲辭彼以陳義慷慨而嬰斯戮誠當爲之訟直於天然留良以時文自豪科舉諸生猥相崇尚而嗣庭之附隆科多中藻之附鄂爾泰雖愛者亦莫

能爲諱其被浮華奔競之名非不幸也虜不能以浮華之名加顧炎武以奔競之名加戴名世而獨被於是三人者由其中明世黨援之習獨深以此爲名而漢人不能以辭相抵然則始自東漢迄唐宋明有黨人者四世雖競名死利各有等差而大體不能外也今之新黨與古人絜長則相異與古人比短則相同自弘歷歿而謗聲衰百年之間朝野士庶寂然寧息國政軍實墮於暗昧洪王起於金田虜始振動旋踵亦滅外有哲人之禍北露西歐交征諸夏訖於載湉嗣位醜聲起於禁掖之間李鴻章擁兵于外朝士譁然皆謂其有異志梁鼎芬以劾李鴻章罷官朱一新以言李連英廢黜天下冤之則新黨之萌芽始作甲午遼東之役喪師糜財疆場日蹙臺灣之割旅順之割青島之

割威海之割接踵而至大酋垂拱于上失其帝天之尊而宮掖亦時有詭譎康有爲乘七次上書之烈內資同龢之力外藉之洞之援設強學保國諸會以號召天下當是時有鄭孝胥陳三立之徒以詩歌目錄聞於世而湯壽潛善持論爲吏有聲世比之陳仲弓數子者名爲通達時事並相和會嘉應黃遵憲與有爲交最深元和江標以掇拾中外末流之學視學湖南熊希齡輩和之於下皆更相驅馳爲一朋有爲旣用事欲收物望樹楊銳劉光第於軍機以宮闈相擠之故復結二妃時文廷式旣廢亦扼腕欲自發舒其外則有俞明震者與陳三立父子有連嘗佐唐景崧稱副總統於臺灣世人稱其忠義與有爲亦相引爲重而諸貴游爲京朝官者各往往參錯其間新黨自此立矣有

爲旣敗楊劉死張之洞梁鼎芬始與有爲抗拒其黨人亦稍稍引去而江標以連蹇死惟黃遵憲始終依之傾側擾攘至於庚子團民之變唐才常起漢口事發有爲再敗則同黨始有告密于諸藩自戕其爪牙者然新黨之萌芽本非自有爲作挾其競名死利之心而有爲所爲足以達其所望則和之不足以達則去之足以阻其所望則畔之故有爲雖失助而新黨自若至學生任事時則新黨始積廢其善附會者猶故不敗綜觀十餘年之人物其著者或能文章矜氣節而下者或苟賤不廉與市儈伍所志不出交遊聲色之間人心不同固如其面吾亦不敢同類而共非之特其競名死利則一也其所以異於諸者老者挾術或殊其志則非有高下也往者大酋專制公卿備其顧問故

干譽者不出市朝藩鎮日強自帝其部非傳食幕府則不足以
釣名自薛福成黎庶昌輩爲其前導而後之繼起者轉相崇尙
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出入庶方所更旣廣
故不得以一端取勝必若條分件繫各附其人則或爲名士恥
是故錄其科目以爲大別國事阨危庶政紛亂舊法未收新政
又起故官未裁新除又下非特職守難分卽名實亦多相繆於
是求之古人以定是非而對策八面鋒貴於當世則有父同甫
兄貴與者此一族也備位公輔自名知學百家成說未能研精
然未嘗不記其篇目曉其大義於是求與已應者造次酬對展
轉不窮而目錄說部諸書最爲利器則有父曉嵐兄蘭甫者此
一族也法制不常時有張弛諸所陳奏要在疏通而不可不緣

以儒術下逮序述筆札之屬質勝則不動人文勝則不適用於
是桐城義法爲其中流則有父永叔兄子瞻者此一族也聲氣
相扶交相誦美哀亡上壽及以飲食會同之屬華實兩盡足以
無憾詔曲者末胡椒以墮淚懷橄欖以解醒其實雖具必濟以
文則有父荀慈兄稚存者此一族也生長貴游憑藉家世一端
之長足以傾動朝野自謂與國家同休戚不敢有貳而學術未
具徒能詩歌所賦不出佩蘭贈芍之詞所擬不離鳴鳩啼鶉之
狀而又挾其情性喜逐狎邪燕私之情形於動靜則有父朝宗
兄定庵者此一族也是數族者舉其大別則然若囊括數者而
兼有之則最足以趨利夫其所操技術豈謂上足以給當世之
用下足以成一家之言耶汗漫之策論不可以爲成文之法襍

博之記誦不可以當說經之詰單篇之文筆不可以承儒墨之流匿采之華辭不可以備瞽矇之頌淫哇之賦詠不可以瞻國政之違既失其末而又不得其本視經方陶冶之流猶尙弗及亦曰以是譁世取寵而已若夫前世黨人未嘗涉歷幕府以爲藉也未嘗交通禁掖以行媚也未嘗逢迎黜僉以營利也而今之新黨則泊然不以爲恥均之競名死利其汙辱又較前世爲甚幸其用事日短穢行不彰不然而康氏事成諸新黨相繼柄政吾知必無葉向高高攀龍輩而人爲謙益家效延儒可無待著龜而決矣故曰今之新黨與古人絜長則相異與古人比短則相同也抑此新黨者自名爲新彼固以爲舊染汙俗待我而掃云爾返而觀其行迹其議論則從新其染汙則猶舊蓋顧氏

有言曰今日人情相與惟年社鄉宗而已除此四者窅然喪其天下吾嘗持此以衡今日之俗與明季略有異同其相同者年耳鄉耳宗則今日所輕而重漸移於姻戚社則今日所絕而恩又篤於拜盟彼黨人之所以自相援助傳之自舊雖昌言維新而不廢者亦有四事具論如下

一曰師師生本以學術授得名非座主與所舉者得稱師生晚世浮僞之俗其師在窮閭織屨者則棄之未嘗一顧而曲事座主如對上皇斯已可鄙科舉廢而斯道不行然執贄上官以師生相稱者其醜又甚於座主推究始禍實惟唐之韓愈愈作師說以自文飾其門下相從者自皇甫張李之外以其力能通榜求爲援手而已明世武臣對執政則稱走狗而士大夫之

事奄人者名爲義兒其名旣汙近世乃假借師生之稱以避指
摘按日知錄有云後漢書賈逵傳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
乘王國郎是弟子與門生爲二歐陽公謂親受業者爲弟子轉
相傳授者爲門生愚謂漢人以受學者爲弟子其依附名勢者
爲門生邳壽傳大將軍竇憲常使門生齎書詣壽有所請託楊
彪傳黃門令王甫使門生於京兆界辜權官財物七千餘萬憲
外戚甫奄人也容得有傳授之門生乎南史所稱門生今之門
下人也宋書徐湛之傳門生千餘人皆三吳富人之子姿質端
妍衣服鮮麗每出入行游塗巷盈滿泥雨日悉以後車載之謝
靈運傳奴僮旣衆義故門生數百是也其所執者奔走僕隸之
役晉書劉隗傳周嵩嫁女門生斷道斫傷二人南史劉瓛傳游

詣故人惟一門生持胡牀隨後是也其初至皆入錢爲之梁書
顧協傳有門生始來事協知其廉潔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
怒杖之二十南史姚察傳有門生送南布一端花練一匹察厲
聲驅出是也而今之以達官貴人爲師者則無不自稱爲門生
彼固以爲弟子事師與前史所說有異及觀其實則所事者亦
外戚奄人之流而欲入其門慮無不入錢以當束脩之獻者者
舊旣然新黨趨之益甚是當比於漢世贅壻之科爲人羣所不
齒也

二曰年誼前世所謂同歲生者謂其同在精廬得失相告困乏
相資急難相救及其學成出校又在同時故其恩比于他人爲
切若夫以科舉取士而同時入選者前日固非相識邂逅遇之

何所歸厚而近世執爲典常復取唐人小說浮薄之言以爲根據義不本於禮經事不允於民志其不足稱說也明矣翰林院之尊先輩逾於三老五更不計齒歷之高下學術之淺深惟入選後先是問乾坤可毀中國可亡而此制必不可變由是言之元朝士於濁流者非爲過矣然觀今之新黨心識其非而猶不決然舍去乃沾沾於百事之改良非能見千里而不自見其睫三日姻戚近古則寧不皆顯貴之人惟累世達官者猶以自護其宗爲念下此則寧不通譜於貴人然猶不如擇取外姻之爲便也諸將校之起自田鄉人必與清貴者爲婚姻然後可心者雖位至開府猶見較於

悔惟士大夫亦然苟以

姻婭姻爲援其遷轉自較常人爲易而郡縣守令之屬葭莩未戚相聚一堂鬻獄弄權習爲民患彼新黨者於後者或能制止矣於前者則猶固著不忘也

四曰同鄉人情愛其鄉里不足致譏督撫旣橫時有暴政則同鄉京官得訴於察院而理之此其補苴隙漏誠不可驟廢者以視前三匱乎遠矣然今人之愛其鄉鄰較諸愛國爲甚夷貉在前視之自若而鄙夷他省輒以爲魚蛇狼虎之不如一人秉權則鄉人倚之而起一人失職則鄉人從之而衰故有輿金輦璧以保其鄉貴使不失舊服者此新舊黨之同情也而新黨之偏戾不道者或謂南方當存北方當棄則往者迂舊之士所羞稱矣

今夫食肉者貴鮮肥宿則味減不如其鮮也飲酒者貴陳釀新則氣暴不逮其陳也同此啖食之物而或新或舊貴賤殊情然則論事當以是非爲準不以新舊爲準其例較然明矣而諸新黨于舊道德之黨維持者則視之以爲瑣節末事諸有汙俗則隨而與之轉移豈不曰吾之黨援將藉是以成立也若是而頑固守舊者亦得執此以爲口實曰吾之黨援將藉是以成立也彼其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兩者對校未見舊之必劣而新之必優然則閭位餘分儉假旦夕及名位旣去其人亦見輕于天下荀子有言狂生者不胥時而落此之謂矣若與漢唐宋明之黨人相提並論不亦輕中國而羞泉下之朽骸耶

或曰今之任事者爲學生學生者非新黨而亦自爲一羣此殆

可以無譏矣曰吾向者固言之矣中國士民流轉之性爲多而執着之性爲少漸久漸通則無不流轉而爲新黨今天下旣無頑固守舊之徒則新黨之名自絕而諸學生之所爲者又新黨之變形也夫其學術風采有異昔時諸所建白又稍稍切於時用然其心術所形舉無以異於疇昔其尊師帥有異於向者之稱門生乎其應廷試有異於向者之叙年誼乎其分省界有異於向者之護同鄉乎以借權爲長策以運動爲格言凡所施爲復與黨人無異特其入官未久不如昔人之熟識徑塗故不敢冒昧以求一試遲之數歲必森然見其頭角且新黨雖多詔曲而品覈公卿裁量執政猶其所優爲者彼雖恃其客氣外以風節自高則不得不有所飾僞今則並其飾僞者而亦不知惟以

阿附羣公爲事若夫呵殿出門登壇自詡以其爵命夸耀諸生而祝其取青紫如拾芥者則新黨雖頑頓無恥猶必噤口不言然則新黨者政府之桀奴學生者當塗之順僕新黨猶馬不飽則不行學生猶狸不饑則不用自專權自恣之政府計之則學生之謹愿小心其可用自優於新黨學生用而新黨廢者非獨時勢適然亦其品格愈卑易於策使之故觀近世督撫之薦舉州縣猶以書生本色爲美談彼學生者誠可謂書生本色矣若就尋常處世之道爲言則新黨誠愚而學生不可謂非智何者東陬貉子宰割神州彼亦自樹其部落族姓而已漢人之良者非備訪問則充書記求其馴謹順命而止下此則爲溺職過此則爲出位其視漢人實無異於趨走供奉豈復以骨鯁直臣望

之耶篡盜日久恬然忘故而漢人亦自以爲在漢唐宋明之世猶之僵臥於海船者夢中所見猶是山原城郭而不悟巨浸之稽天也漢官之視虜主無以異於吾族帝王乃欲昂首伸眉上法先正外飾直言之名內有植黨之志真昔人所謂探龍頷批逆鱗者大酋一覺或廢或誅而漢人之爲新黨者各鳥獸散矣以此而處漢唐宋明之世君威雖伸輿論尙在必不至落薄如是彼滿洲者既無法律亦無清議一遭貶削則望實交隕爾耳昔李紱之反接菜市孫嘉塗之擲筆殿堂此虜酋所以豫懲新黨者也學官之設臥碑鄉老之講聖諭此虜酋所以彈正學生者也學生能善體虜酋之志執雌守黑不敢自遂大智若愚於是乎在而新黨不能豈非天下之至慧耶今之新黨猶有子遺

幸而小小得志者皆善守學生之術以此云進步則真進步矣以此云維新則真維新矣若就中國民氣爲言則新黨猶不至靡然蕩盡學生用事廉恥道喪耗矣哀哉非獨中國之亡在是雖滿洲政府亦未必不以此致亡於外人也何者國於天地必有與立非倖儻非常之士卽彊力敢死之人以一者足以進取一者猶足以自衛也滿洲初入關雖多獸德而貞固幹事之材其所素有此漢人所以不競今滿人習於承平之樂惟聲色狗馬是務諸所舉措紛無友紀而學生之承流其下者一切以順爲正海內向風旣明且哲反唇偶語且不得聞而欲建立議院以匡救廟堂之闕此必不可得之數然則虜廷之自恣必甚而亡國剗類固可以旦夕俟之滿洲之亡漢人之幸也所恨者天

下習於學生之腥德怯懦持下寧爲牛後滿洲之亡不亡於漢人而或亡於他族則漢人亦與之同盡非變形新黨之咎而誰咎哉若吾黨之狂狷者不疾趨以期光復日月逝矣高材捷足者將先之

軍人貴賤論

中國千一百年之習俗視兵與倡優同賤而今世特甚重兵此皆不察其情實而也兵者爲國爪牙以扞衛其人民土地使他族毋得陵逼而宰制之此兵之所以貴若夫入受命于政府出而翦除寇盜鎮服潢池者無過魁膾伍伯之等夷又况效忠虜庭爲梟爲獍以拒倡義之師乎比於倡優猶爲逾格亦何尊貴之有滿洲政府之陸軍大抵以破滅義師爲職者也論者徒以

向之軍士出於鷄鳴鼠竊而今有以士人入行伍者比之曩日
步伐齊均則賢紀律嫻習則賢通知文字則賢護惜威儀則賢
故相與震矜之若究其實彼果爲國爪牙以禦他族者耶徵兵
之與募兵練卒之與烏合良家之與狗屠其貴賤均也禦他族
者雖後亦有可貴之道拒義師者雖前亦在當賤之列不揣其
本而齊其未猥以步伐紀律文字威儀之長而加之以高名方
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樓此而可貴則倡優亦有可貴者矣夫倡
者以他人爲夫而不自刃其夫優者以其身受戮辱而不使同
類偕受戮辱今之軍士於此寧無愧耶且徵兵之制千一百年
以前固然漢之南北軍唐之府兵皆州郡良家也然其所以張
皇簡討者惟備禦羌胡是急漢時尙武之氣未衰關西健兒皆

以從軍爲樂至唐世始有牽衣頓足悲泣以送戍邊之士者然
觀其所以怨嗟知其心以戎狄豺狼爲可甚而非施於內地鎮
撫之師也唯然故漢唐之名將率不以嚴厲爲能唯拊循士卒
絕甘分少者稱焉此兵之以禦侮爲貴而上亦能貴其兵中唐
以降始有曠騎猶是備邊之師耳其後方鎮角立僭制自王實
始招募市人以相抵禦名爲牙兵而兵之賤亦自此始訖宋如
故岳家軍之得名從其主帥兵旣無賴不得不示以威稜則妄
取一雞者罪在必戮其他驕帥無問軍法重輕惟以己意斷斬
將之於兵所謂狼牧羊者明世雖有軍籍徒任輓輸之事能戰
者少九邊勁旅大抵出於招募而持溺器侍寢食者雜廁其間
此千一百年以來募兵之所以賤貴賤雖殊然其意在防外不

在備內則未有與前世相戾者也古之軍制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涵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致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訖於明世武選之法首功四等迤北爲大遼東次之西番苗蠻又次之內地反寇又次之若是則徵兵募兵雖異要其設軍之意祇以禦敵非以防民章章明矣夫其宗旨旣同故兵亦本無可賤之道就此無可賤中而本其或出良人或出闖茸以第論其高上斯貴賤之情有異亦其至微者爾若夫滿洲政府之用漢兵則勿論爲徵爲募也其用意固與前代絕異遼東則本部也迤北則同類也西番則絕遠也苗蠻則小醜也敵愾之情固不加於數者至於歐美諸國亦明知

其力不若毋敢啟釁以失事大之道所汲汲欲得而甘心者我中國之義師而彼之所謂內地反寇耳使彼族自處其地協以謀我則在彼誠有可貴者以漢族而爲之用其可貴者安在夫名者實之賓名其爲兵而云可貴無可貴之實以麗之則可貴者亦去猶之仕宦爲官吏者其名亦豈不尊嚴耶然以今之官吏言之則爲廉者百無二三而臧吏徧於市朝稽以當官之律孰非在大辟之條者如是則官亦失其所以貴而指斥者以爲佻篋模金之不若其言非過也惟兵亦然近世惟中流以上知官之爲賤而兵之被賤視者率在閭里細民之目非民智不開而囿于習俗也兵無禦虜之用顧反被用于虜以防制吾民則宜其被賤也夫閭巷細民尙知黃炎遺胄之可貴而賤夫翼戴

他族以反噬同種者士大夫乃欲倒行而輓回之使人人以叛降異族爲神聖重寶之名則是士大夫之智曾閭巷細民之不若也且兵之所以被賤者豈獨社會恒言而已雖滿洲政府亦自賤之觀其陳奏於大酋之前也文臣自署曰臣武臣自署曰奴才其將旣奴而爲之部曲者非奴之陪奴歟其京朝官有受命于虜廷而充欽差者所至之地文臣則以手版入謁武臣自副將而下皆長跪道左唱名以迎前導然則所部之兵又不足比其狗馬也今滿洲政府改易兵制於禮節或稍寬假而奴才之稱自若夫社會旣以反面事仇而賤視之雖滿洲政府亦以其叛降于已而賤視之進退無可貴之地獨士大夫之不肖者乃欲率其私意以相矜尙則是士大夫之智又胡貉禽獸之不

若也若以區區徵募之間相較則吾不曰徵募爲同等而曰徵兵尤賤於募兵今之徵兵唯略有士流耳其實猶以招募得之非有比戶簡稽之法也彼醉心於兵最可貴之名亦不暇計其可貴者在爲己國而非爲他人之國摘埴索塗如羣瞽之相導以委身於戲下此猶其所志然也若徵兵也則吾漢民固無效命于虜廷之責一旦從其脅迫受其繫維牽帥壯士投命軍府此無異於被畧賣者當此時而猶以兵爲貴則不如澤雉之入樊籠猶有抵觸震雉之頃也由是言之募兵者自鬻而爲奴猶非洲之礦工徵兵者被他人脅迫而爲奴猶南洋之豬仔以此爲衡則徵之更賤於募斷可知矣或曰若是則人類之至賤者莫如滿洲所置之陸軍耶曰人之貴賤亦在其心耳無以面目

形式爲也今有痛心于宗國之淪亡而身在草茅無尺寸假手之柄欲得其當而報漢者顧豈無其人哉夫不憚以身爲廝養臧獲展布四體以趨胡羯答垂之下卒戮所謀乃歸於反正者此其心至哀隱其行亦天下之至高也昔靡固夏之遺臣也降仕夷羿卒輔少康以復舊物顏杲卿又唐之太守也迎謁祿山有紫袍之賜終能定謀圖賊使趙魏諸郡堅守自固陸軍人而如此成則可以上比二公其不成也猶不失爲李陵此漢人所當寫金爲像而膜拜之者也若其弗能胡漢治戎遇於中原彈丸未發望風瓦解寧失數金之廩食積歲之勳資而不忍冒天下之不韙者抑其次也雖然借權之事固非容易得之堅忍者以此爲恢復漢宗之徑竇而狡者或假借其名以謀衣食至不

已而裴回觀望不以一矢相加遺者雖至無俚猶其次也

代議然否論

代議政體者封建之變相其上置貴族院非承封建者弗爲也民主之國雖代以元老蛻化而形猶在其在下院周禮有外朝詢庶民慮非家至而人見之也亦當選其得民者以叩帝闈春秋衛靈公以伐晉故徧訪工商訖漢世去封建猶近故昭帝罷鹽鐵權酤則郡國賢良文學主之皆略似國會魏晉以降其風始息至今又千五六百歲而議者欲逆反古初合以泰西立憲之制庸下者且沾沾規日本不悟彼之去封建近而我之去封建遠去封建遠者民皆平等去封建近者民有貴族黎庶之分與效立憲而使民有貴族黎庶之分不如王者一人秉權於上

規模廓落則苛察不徧行民猶得以紓其死蓋震旦亦無佗長耳旁倪鄰國與我爲左右手者印度以四姓階級亡西方諸國上者藩侯下者地主平民皆不得與抗禮其廢君主立總統者以貧富爲名分若天澤冠履然彼其與印度興亡雖異以階級限民則同獨震旦脫然免是閩粵間或以族姓分高下自嶺以北則絕江東有惰民漁戶法皆禁錮不得入仕塗自秣稜以西則絕有時矯虔吏奮其威稜踐元元如草芥然固非世其位者廢官歸老其子姓或暴橫鄉曲值長吏骨颺者往往能捕治之若夫使高貲兼井之家口含天憲手司民命則千載未有一二承五十葉平等之緒風雖東胡入主猶不能恣情滑亂而反除江左世奴之制爲之釋回增美是震旦所以卓絕矣官吏賊民

宦家武斷與嶺南人分宗族大小是爲純白中著一黑壓假令彼政府欲除三害當專以法律爲治而分行政司法爲兩塗諸司法官由明習法令者自相推擇爲之咨於政府不以政府戶其黜陟夫長吏不好裁判之權則無由肆其毒司法官不由朝命亦不自豪民選舉則無所阿附以翫其文如是而民免於隍杌矣猝然外交有失至於辱國禍民民得臨時誅其主者依羅馬法無所問如是而主相不得自擅矣惰民漁戶之儔肇自有明所以貶抑胡裔嶺南之葆愛族制其始亦以分北俚繇久則汎濫及同種然皆自法令禁錮成之若一切許其登錄銳意獎進則去此如發蒙振落如是而王道蕩平大園停水之中無少有坎窞矣斯固標舉粗犷未盡委細然大體不逾是必欲闔置

國會規設議院未足佐民而先喪其平夷之美若是者於震旦爲封豕投畀有北未足以盡其誅乃者楊度鳴張夸夫伸眉延頸喁喁請開國會滿政府如其請果刻九年爲憲政實行之日吾且度閣民族主義而言代議之不可夫其橫分階級既略論如前矣若乃選舉不可實行則明之以丁口比例今計中國本部及新疆盛京吉林黑龍江四省大校二千四百萬方里爲州縣千四百丁口則四萬二千萬有奇若如日本選舉十三萬人而一議員則議員當得三千二百人其數與虎賁等獠屯鬻聚分曹辯論警欬之聲已足以亂人語故列國議員無有過七百人者今以七百員計則是六十萬人而選其一也除去婦女僮兒入選場者大率二十萬人愚陋恆民之所屬日本不在學術

方略而在權力過人以三千人選一人猶不能得良士數愈闊疏則衆所周知者愈在土豪今舉一例假令二十萬人中有二十賢良與一土豪區萬人爲一處而選之其萬人中無土豪者勿論其適有土豪者設土豪得票與賢良均或且增倍賢良雖不能與土豪抗其餘十九區中猶有賢良土豪不能盡陵其上也若以二十萬人選一彼萬人所知之賢良非十九萬人所知而萬人所知之土豪則爲十九萬人所周知是賢良終不能與土豪抗也單選不善於是與之複選其人知識雖少高賢良衆則勢分而附從寡土豪一則勢合而陪屬多其不足相勝亦明矣是故選舉法行則上品無寒門而下品無膏粱名曰國會實爲姦府徒爲有力者傳其羽翼使得臃臃齊民甚無謂也藉令

通選不足以得材士又縮衄之而爲限選漢土之限選若易行矣不以納稅爲齊而以識字爲齊計漢土識字者十人而三則七人無選舉之柄行之若截削省要者卒之苟偷一時勢不足以經遠強迫教育實行以後人人識字又無奈彼何也且以滿洲政府歆羨金錢其計必以納稅爲權度然以納稅定選權者又不可施於震旦也按今震旦所有直稅納諸所在州縣者獨地丁漕米與漁蘆諸課歲可得銀三千萬兩而田賦高下科則處處不同山澤亦然以其地有肥磽穫有多寡不容以法令一切等畫之耳然則田賦重者莫如江浙畝幾輸銀三錢漕米可一斗許亦當銀二錢有奇合之則畝輸銀五錢池沼場圃山林廬舍之屬視此而殺上流稍輕減湖南壤土非燒墾而畝財輸

銀三分又無漕米山澤屢里幾無稅矣辰沅以上畝財出銀七八釐耳北方諸省亦大校類是而新疆與東三省其隴畝往往未升科縱升科亦必不能過辰沅今若以納稅定選權中國制錢當日本半錢五分之一日本以直稅十圓者得選舉權中國應以直稅二圓者得選舉權如是則江南浙江之農有田三畝納丁漕方二圓足以攘臂參選而上流貴州湖南諸省雖有田百五十畝猶倜倜未入格北方如陝西甘肅益以銷鑠而東三省與新疆尤無賴如是則選權湊集于江浙而西北諸省或空國而無選權也此何等政體耶若欲比肩日本以直稅十圓爲度齊今此直稅三千萬兩無慮當銀圓五千萬枚令人人皆有十圓之稅全國得選舉權者亦財五百萬人况其數本出於奇

零筵集稅不及十圓者大氏三分居二則得權者財百六十六萬人耳而稅有倍於十圓者其選權仍不得倍如是又當減其什一則得權者財百五十萬人夫以四萬萬人成國其得選權者祇百五十萬是二百六十六人而一於民權不增涓壤又安用選舉之虛名爲若欲增重直稅以繁殖選權者此不足使繁殖而適以減削其數何者土田山澤所得本微復課重稅中人有十圓之稅者且將去而之商賈以其土鬻之富人富人雖納百圓之稅選權不爲增多而納稅十圓者其人數已減十分之九選權則愈省嗇夫代議本以伸民權也而民權顧因之日蹙令二百六十六人中必有一人居其維首其權力與衆絕殊名爲損上益下於下反增之層彙此則名實相戾不足以給孩嬰

之童也且所爲代議者欲使增益租賦之令不自上發而自下裁定之今爲繁殖選權則於代議未行之前先武斷以增租賦於因果又適爲顛倒矣若不以直稅爲劑而以一切稅課爲劑者民有選權或稍稍增于往昔凡課至重者莫如鹽今設鹽官凡十處其商多聚居城市一處無過三四千家合之亦增多三四萬人耳其外則茶也絲也木也藥材也瓷器也繒帛也錫也木綿也布也穀食也酒也皮也馬也珠玉也紙也煙草也爲貨殖家最巨者而倡優亦不得無課其課率在十圓以上夫以商人豫選若無害矣反而思今之政黨素皆躡屩贏糧以游異國參半爲貧乏士雖有溫飽者亦往往不治生產其納稅十圓者蓋寡夫倡優尙與選而素知法律略有政見者反無尺寸選舉

之柄則以納稅定選權者其匡戾亦已甚矣况值風教陵替之時朝貴既惟金錢是務惟氓庶亦應之於下謀選舉者或以方術運動終不如橐中裝足以耀人若是則雖倡優亦或被選吾何以知其然耶向者未有選舉滿洲以鄉會試爲取士大典然相稜嘗與優童通關節中式入錄矣今之選舉寧有異是若以衆選不可遂私者吾見選舉之法尙在而作奸樹僞者相枕藉也選舉法中孰不曰爲選舉事而以酒食游覽招人者及受其招者皆有禁錮之刑乎孰不曰爲選舉事而贈財物利益於選舉人者及受其贈者皆有禁錮之刑乎法令滋章關防滋密而詭竊者滋多視之以爲恆事加以複選則私昵者尤多况上視貴族院而知滿洲華胄人人習爲倡優貴族院得容此曹衆議

院獨不得容此曹耶尤而效之則人情亦不爲詭異矣夫以納稅定選權者猶漢時以貲算爲郎其黠汙甚且震旦二千歲中世爵已廢財產皆均分子姓無以長子相續者矣一興選舉又以納稅爲限民之死權者欲持此以無替父有一頃之田一塵之肆而其稅適當選格分之數子則權去委之長子則權存人將以重視榮名不顧七子均分之美其滑亂風俗又將自此興矣以納稅定選權者獨有一善曰租界工商納稅多在外人轄下而鄉里或無銖兩之租身無選權則不得齊夷於士伍容當作其恥心耳雖然猶無效大駟多金固得以勅選入貴族院而勅選非有定格滿洲制法方懸子男之賞以厲販夫向者以報效賞京卿今且以報效入上院何有於鄉里選權哉是故通選

亦失限選亦失單選亦失複選亦失進之則所選必在豪右退之則選權墮于一偏要之代議政體必不如專制爲善滿洲行之非漢人行之亦非君主行之非民主行之亦非上天下地日月所臨遺此塵芥腐朽之政以毒黎庶使魚亂於水獸亂于澤惴栗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職姓甚矣哉酋豪貴族之風至於今未沫也難者曰知代議必不可行而公等昔嘗主持共和政體何其自相斫也應之曰昔者吾黨以爲革命既成必不容大君世胄惟建置大總統爲無害而又慕說美利堅人哀思窈窕爲我好仇故聯想及於共和政體不悟置大總統則公舉代議士則戾且未嘗推校丁口與他國相稽也美之丁口七千有餘萬視震旦五不當一其地三千萬方里視清所據疆土四分

而三視震旦本部以倍然猶衆建聯州各爲憲法其議員亦無等差高下然後分布得均耳震旦不分爲聯州多選議員則召喧呶少選議員則與豪右若分爲聯州耶此土情勢卽又與美軋戾今之務在乎輯和民族齊一語言調度風俗究宣情志合之猶懼其隔閼況剖分之自宋以降南人視北人則有異荆揚益三州人視嶺外人則有異地方自治始萌芽而湖南江蘇安徽比鄰之民又且相視若戎敵濱海通商之地其民羯鞏不均顧反有賤其宗國而厚愛歐美人者若一日分爲聯州其逃離則愈甚而南北美之戰爭將亟見于漢土于民族主義甚反矣夫山人謂澤人則以爲蛙黽澤人謂山人則以爲羆狸將由老死其鄉無交通之利便故然耶斯又未諦合震旦冠帶之區大

於英德法三國彼以政俗不同轉相鄙賤雖交通便利不爲損
今若分置聯州其相蔑相陵可知已抑震旦人之天性固函陰
陽二極毗陰故更互鄙夷毗陽故爭求和會在昔魏氏代漢梁
氏代唐以合爲分以博爲賤則謳歌者有怨志三國分而晉混
一之南北分而唐混一之五季分而宋混一之江表唐蜀亦有
文思樵殺之人未聞以滅宗爲怨何者幸同氣之和合爲一家
不至以戈矛相見也故當伏其陰極軒其陽極令民族親如昆
弟寧可以聯州促其騷離哉若就民生主義計之凡法自上定
者偏於擁護政府凡法自下定者偏於擁護富民今使議院戶
其法律求龍斷者惟恐不周况肯以土田平均相配故當時言
共和政體者徒見膚表不悟其與民族民生二主義相牴牾也

余固非執守共和政體者故以爲選舉總統則是陳列議院則
非總統之選非能自庸妄陵獵得之必其嘗任方面與爲國務
官者功伐旣明才略旣著然後得有被選資格故雖以全國人
民臚言推舉不至恟脅而失其倫也至夫議員則不然其被選
不以成績有權力者能以勢藉結人大佞取給於口舌譁衆嘯
羣其言卓犖出疇輩至行事乃絕異家有閭妻又往往以色蠱
人助夫眩惑旣與舉者交歡騁辯未終令聽者魂精顛沛蛾而
使其良人上遂矣美國之法代議士在鄉里有私罪不得舉告
其尊與帝國之君相似猥鄙則如此昌披則如彼震旦尙不欲
有一政皇況欲有數十百議皇耶他國未有議員時實驗未著
從人心所縣揣謂其必優於昔今則弊害已章不能如向日所

縣擬者漢土承其末流琴瑟不調卽改弦而更張之爾何取刻畫以求肖爲吾黨之念是者其趣在恢廓民權民權不藉代議以伸而反因之掃地他且弗論君主之國有代議則貴賤不相齒民主之國有代議則貧富不相齒橫於無階級中增之階級使中國清風素氣因以摧傷雖得宰制全球猶弗爲也夫欲恢廓民權限制元首亦多術矣如余所隱度者略有數端代議不可行而國是必素定陳之版法使後昆無得革更其事云何總統惟主行政國防於外交則爲代表他無得與所以明分局也司法不爲元首陪屬其長官與總統敵體官府之處分吏民之獄訟皆主之雖總統有罪得逮治罷黜所以防比周也學校者使人知識精明道行堅厲不當隸政府惟小學校與海陸軍學

校屬之其他學校皆獨立長官與總統敵體所以使民智發越毋枉執事也凡制法律不自政府定之不自豪右定之令明習法律者與通達歷史周知民間利病之士參伍定之所以塞附上附下之漸也法律既定總統無得改百官有司毋得違越有不守者人人得訴于法吏法吏逮而治之所以戒奸紀也總統任官以停年格遷舉之有勞則準則例而超除之他不得用官有專門者毋得更調不使元首以所好用人也在官者非有過失罪狀爲法吏所報當者總統不得以意降調不使元首以所惡黜人也凡事有總統親裁者必與國務官共署而行之有過則共任之不使過歸于下也總統與百官行政有過及溺職受賂諸罪人人得訴于法吏法吏徵之逮之而治之所以正過舉

塞官邪也輕謀反之罪使民不束縛于上也重謀叛之罪使民不攜貳于國也有割地賣國諸罪無公布私行皆殊死不與尋常過舉官邪同也司法枉撓其長得治之長不治民得請於學官集法學者共治之所以牽獨斷也凡經費出入政府歲下其數于民所以止姦欺也凡因事加稅者先令地方官各詢其民民可則行之否則止之不以少數制多數也數處可否相錯者各視其處而行止之不以多數制少數也民無罪者無得逮捕有則得訴于法吏而治之所以遏暴濫也民平時無得舉代議士有外交宣戰諸急務臨時得遣人與政府抗議率縣一人議既定政府毋得自擅所以急禍難也民有集會言論出版諸事除勸告外叛宣說淫穢者一切無得解散禁止有則得訴于法

吏而治之所以宣民意也凡是皆所以抑官吏伸齊民也政府造幣惟得用金銀銅不得用紙所以絕虛偽也凡造幣不得以倍現有之錢者等如一錢不使錢輕而物益重中人以下皆破

產也輕盜賊之罪不厚為富人報貧者也

案治盜賊不當刻定

當計失主所有財產而為之率譬如家有百萬金者取二十萬金猶無害家有十金者取三金則病甚其為害於人有輕重故罪亦因之為輕重不當刻定銖兩以計罪亦猶傷人者毀嬰兒一肢與毀大人一肢同罪或且加重不以肉之重量面積計罪也

限襲產之數不使富者子孫躡前功以坐大也田不自耕植

者不得有牧不自驅策者不得有山林場圃不自樹藝者不得有鹽田池井不自糞暴者不得有曠土不建築穿治者不得有不使梟雄擁地以自殖也官設工場辜較其所成之直四分之以爲餼稟使役傭于商人者窮則有所歸也在官者身及父子

皆不得兼營工商託名于他人者重其罪藉其產身及父子方營工商者不得入官不與其借政治以自利也凡是皆所以抑富強振貧弱也夫如是則君權可制矣民困可息矣又奚數數然模效代議惟恐或失爲難者曰夫一國而分數總統者可行于小國不可行于大國今以法司學官與總統敵是卽三總統矣事有稽留則奈何應之曰總統不可衆建者以其議論不決也今法司與學官各視其事不與行政國防相奸責有專負事有專任非衆建之例借觀明代法制行省有布政按察二使政刑分權無他官以臨其上及滿洲常設巡撫一員爲行省長學政又與巡撫抗體政學分權無他官以臨其上然不聞有廢事何者各司其局則無矮籬之憂亦無所用爭執一省如是一國

易明也總統主行政國防與代表外交事他人無從旁掣曳者斯不應以大小爲比且公知大國之總統不可衆建未知大國不可設議院也夫小國寡民如雅典則市民人人得以議政今歐洲諸國皆方雅典大卽揪縮爲代議漢土視英德法又大至五六倍視美利堅其民則繁庶至五六倍由是代議又不可行行之惟有分州以治又不足縣羣衆而有害於和會是故監督政官之責當移於法司此形勢自然也學術者故不與政治相麗夫東膠虞庠辟雍泮宮之制始自封建時代禮樂射御皆爲朝廷用孔老起與之格鬪學始移于庶民自爾歷代雖設太學其術常爲民間鄙笑漢世古文諸師所與交戰者十四博士宋世理學諸師所與交戰者王氏之三經新義綜觀二千歲間

學在有司者無不蒸腐殞敗而矯健者常在民間方技尤厲張衡馬鈞之工藝華陀張機之醫術李冶秦九韶之天元四元在官者曾未倡導秒末皆深造創獲卓然稱良師且震旦爲學者常諮諮與官立庠序反對縱校官有長藝猶刳心致死以爭之此則一統久長民不繫於九兩之效也知學校爲使人求是非爲使人致用則學官官與政官分然猶建長理之分帑賦之不純任民間自爲者以草茅設學常少數而資財又不足以取濟或并于譯人大駟之手則國華讀而賤民興是故以此扶翼不以此爲本株獨以擊蒙講武之學隸政官者由強迫教育爲在官所有事申李法定約束其事固專爲致用非執權者又莫能行也難者曰停年格者徒以歲月期會困人不能得方略士是

材者不得起而下資獲遂也應之曰爲治固當循繩墨無所用賢且有勞者得超除溺職者受罷黜材者固無患其沈滯雖下資亦自見冷汰矣若夫駢弛異衆之材慮非平日所能逆覩若使元首以知人善任爲期所得無過縱橫之士夫年勞可質驗而懷材不可豫知其魄兆獨在言詞捷給而已以筆札唇舌自用者率多援引聲氣更相題榜嫉人之是用己之非下者箠笞饋遺以結人歡其稱譽乃日起若主者無他腸則誤用佞人耳若有他腸且假借尙賢之名爲頓置私人地內觀清政部選重時雖權在胥徒猶不能以意顛倒今者部選之權愈輕而督撫用人愈繆藉有一二廉直者以不受賂遺自高內則引用故舊外則交通關節猶處處見告外觀美政總統更移自臺閣以至

抱案之吏無不隨之更調此其朋黨比周爲蠹已甚故令貪夫盈於朝列饜饕貢於大庭猶曰美政文明斯則戾矣要之國有政黨非直政事多垢黷而士大夫之節行亦衰直令政府轉爲女閭國事夷於祕戲此蓋法家所深甚者彼停年格直不足以得高材耳高材固不常有偶失一二亦何害若乃任意舉措其失人且百倍此矣難者曰平時不選舉議員者慮其任豪右也有外交宣戰諸急務而臨時得遣人與政府抗議顧不患其舉豪右耶應之曰所爲選舉者欲其伸民權宣民志也庶事多端或中或否民不能豫揣而授其意於選人選人一朝登王路坐而論道惟以發抒黨見爲期不以發抒民意爲期乃及工商諸政則未有不徇私自環者歐洲諸國中選者亦有社會民主黨

矣要之豪右據其多數衆寡不當則不勝故議院者民之讎非民之友今以外交宣戰諸急務臨時遣人旣無他端襍事民得直以其意授之所遣者本無政黨題號亦非以是爲榮名而得摩近仕宦若己意與與人反則辭謝不行可也行者必與民同意之士觀近世郡縣有冤獄民輒公選一人使訟於都察院所選者率非豪右亦無逆民意而自擅者以其事有期驗不容以意詭更詭更之則爲與人齧死故奉使能致其命以是爲類例其與平時選舉議員利害至不侔矣難者曰因事加稅使地方官各詢其民此亦叢脞甚也數處可否相錯乃各視其處而行止之此則全國之稅則又失整齊矣應之曰凡以州部集民不爲叢脞夫至衆者莫如農圃漢世街彈之制集縣民而致之今

雖不可試行借觀農人之納丁漕分期赴縣率十餘日而竣此
自投匱自上倉言若包
徵包糧者則與此異今若訪問農民亦自州縣詢之夫何叢

陞之有其工商則多屯聚都會而數亦減于農司與府問之足
矣必不如頭會箕斂之碎也今夫土膏肥瘠川渠清濁所在不
同故田賦必不能量以一概往者赫德爲清政府謀令田一畝
賦二百制錢此由外人素未習東土事故以彼國法制相衡其
實厚薄異齊不得一往刻定所可定者曰頃畝長短不容彼此
異耳其賦則相地衰征自有差等故或有加於此而不得加於
彼縱令農學徧行或準古區田法墮高堙卑烏鹵化而膏澤然
以氣有舒慘收穫猶不可齊夫本不可齊者則不齊亦無害矣
工商轉販一物而遠近貴賤不同故亦相地而差賦稅此寧可

以一剪刀劑之管子有言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萬家之都不
可平以準蓋據有廣土者不得無是見也夫分區而詢民與分
區而選舉其繁碎相若然遠西諸國取彼不取此者其議院始
牙蘖本爲徵稅而稅實出於地主既有地主一人足以攝千萬
人是故就此訪之不必與無稅之佃客議也中國土田農圃自
主者大半逮地權平均以後全國無地主矣豈有一人足以表
六十萬人七百人足以表四萬萬人者其外徵稅及商賈商之
事幾及百端而議員未能悉備又可冒昧許諾耶若謂百事有
統計表不出戶牖足以坐識萬方此雖官吏亦能知之又何賴
於議員也且今之議員名爲代表全國非爲其一邑一邨而震
旦稅則全國必不能同如欲增稅此省此道則勝之彼省彼道

則弗勝人情素隔而令其更互爲謀無異使夔謀蚘使鹿謀鱓也是故就賦稅計函胡以詢議員不如分畫以詢齊民也如上所述此政體者謂之共和斯諦實之共和矣謂之專制亦奇觚之專制矣共和之名不足多專制之名不足諱任他人與之稱號耳大抵建國設官惟衛民之故期於使民平夷安隱不期於代議若捨代議政體無可使其民平夷安隱者吾亦將撫取之今代議則反失是不代議則猶有術以得是斯掉頭長往矣名者實之賓也吾漢族諸昆弟將爲賓乎

駁神我憲政說

羅馬教高僧馬良自吳淞抵日本說憲政事以神我爲國家根本視闡茸者稍愈馬氏治法蘭西哲學初祖笛伽爾言思在卽

我在與數論所云我是思者相類故馬氏亦傳會數論神我之說以爲本氏詳其所論求神我之愉快者愉快不與神我相應其在佛乘則爲受陰其在數論則爲薩埵喜德求愉快亦不與神我相應自性三德生我慢諦此乃所謂求愉快者神我不當爲境界纏縛一求愉快即繫維於境界之中乃自負其神我矣名實相反而皮傳以爲言是則眩惑後生之論也復以神我形我相對爲名我但一耳甯有形神之別形我者卽數論所謂五知根五作根不容與神我對立則知馬氏所謂神我卽羅馬教所謂靈魂名之不可相假蓋稍治學術者所能知儒者言神氣非羅馬教所謂靈魂羅馬教言靈魂非數論所謂神我數論言神我非佛家所謂中陰五陰界說各殊不容相質今以靈魂而

假神我之名斯不察其同異矣至引孟子少樂衆樂之文以爲國家成立在是則一切博飲淫佚者悉可借孟說爲表旗以國家言則兼并者亦可以是文飾背人道而爲殘賊乃以神我塗附其膚黃髮雨際諸公當不食其餘矣余因舉馬氏所說分條駁難著於篇

馬氏之言曰國家之起原果何自昉乎凡有血氣者莫不自愛我然所謂我者有形我焉有神我焉禽獸知有形我而不知有神我故永世不能以爲羣人類者非徒以形我之安佚而自滿也必更求神我之愉快苟孑然孤立而無偶則雖極耳目口腹之欲而非人情之所愉樂於是乎家族不得不興普通之人其愛其家族也殆與愛己身無所擇蓋神我之作用然也然神我

之愉快又非徒恃家族而能滿足也善夫孟子之言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蓋人類之惡獨而樂羣全由其天性然於是乎由家族進而爲部落由部落進而爲國家禽獸不能爲家族部落而人能爲之曰惟知有神我故野蠻人不能爲國家而文明人能爲之曰惟能擴充其神我故今案神我之名自數論始據自在黑金七十論離身別自有我我非作者名爲見者與自性三德合如燒器與火相應是三德者何等爲相一薩埵喜爲體能作光照二羅闍憂爲體能作生起三多磨闍爲體能作繫縛三德互違得共一事如油炷火三合爲燈是爲作者非爲見者故我與自性合如生盲人負生跛人是和合者能生世間自性先生大大者或名覺或名爲想或名偏滿或名

爲智或名爲慧大次生我慢我慢者或名五大初或名轉異或名燄熾慢次生十六十六者一五唯五唯者一聲二觸三色四味五香次五知根五知根者一耳二皮三眼四舌五鼻次五作根五作根者一舌二手三足四男女五大遺次心根是十六從我慢生從五唯生五大聲唯生空大觸唯生風大色唯生火大味唯能水大香唯生地大是名二十三諦此二十三皆有三德譬如黑衣從黑縷出末與本相似故自性三德作我事已則得分離如世間中無知水草牛所噉食應養犢子於一年內能轉爲乳犢子既長牛復食水草則不變爲乳若如其說三德爲我作用則我在纏縛之中矣三德與我脫離而我入涅槃之境矣今馬氏所謂愉快者卽由喜德轉爲我慢與心相應乃適爲纓

第神我之綱罟於神我何所利焉若家族者若部落者若國家者雖事有鉅細對境不過五大五唯士用不過五知五作特以此二十事展轉交叉遞相蕃變卽實而言家族作用特男女根之戲爾部落作用特手根之執足根之步爾國家作用并此三者益以舌根之言爾所對外境于無機物不出地水火風四者於有機物骨肉筋毛悉歸之地精血涕淚悉歸之水煖氣蒸動悉歸之火呼吸出入悉歸之風除此四者何處得有人類人羣相與舍此無他事矣特以從此則樂違此則憂皆由我慢執持不得自遂使神我而見自性于此方遁逃不暇復何愈快之有非特家族部落國家則然卽彼愛我心者亦由我慢煎迫使然于神我適爲桎梏斯正可謂形我耳是故馬氏欲以家族部落

國家供養神我神我所不受也其言擴充神我尤不可通神我本自不增不減無微塵數量神我不爲之損有恒沙數量神我不爲之增如鵝羽衣不受水染如金剛石不作浮漚縱欲擴充亦無擴充之處是諸論議可謂僞陋不學者矣若以佛法相稽惟許有阿賴耶識并不許有神我所以者何若我有自性者不應生滅相尋若我無自性者不應執着難捨是故立阿賴耶識爲根以末那之執着者謂之我見謂之根本無明而此阿賴耶識唯與捨受相應不與苦樂憂喜四受相應樂且無存皇論外界之多少乎又云禽獸知有形我不知有神我若以神我爲寂滅者人類不知亦幾十得八九若以神我爲求愉快者雖高之至于建設國家亦祇形我之事禽獸與人知識明暗雖相遠其

有我慢與五知五作一也且蠶蟻有君臣猿猴有渠帥誰謂禽獸無部落國家者禽獸雖有部落國家人視之則不以齒數此由形有鉅細事有幽明故二者不能以相擬令有修人無路建立國家視吾儕所謂國家部落者亦若蜂蟻猿猴之聚矣馬氏所執亦謂禽獸無靈魂人有靈魂耳靈魂之說義固芒昧形骸既沒理不獨存若就生存爲說靈魂者卽與知識無異人與禽獸知識慮有短長至謂禽獸有現量而無比量則亦夸誣之論馬行道上見有人偃臥其前則卻行勿進以前比量知蹴則傷故狸聞鼠聽必審聽其方位從其方位而捕啖之以餘比量知鳴處卽鼠所在故鹿于石上礪角必就池沼自鏡觀其形態嫵媚與否以平等比量知水中像卽己形故若徒知有現量者必

不審慮如此且心所有五徧行境人與禽獸所同也作意觸受無過動向感覺之倫乃至想以取境分齊思以構造善惡禽獸雖愚于此豈異于人耶特其別境五事則不必盡與人同要所缺者惟定慧勝解耳未來之欲過去之念此亦非有異人也以此鄙夷禽獸既非其實以尋常知識之本體而被以神我之名其名實亦不相應矣卒之禽獸之所以劣于人類者在其少自覺心不在其不知神我家族部落國家之所以建造亦不繫神我觀念之有無有知神我者有進而知無我者則獨往之念必盛而合羣之力必衰世俗所謂文明野蠻者又非弔當之論也昔德人尼采有言曰路德所以能改教者非由其才調志行度越常人亦非由北歐君主同心與法皇相抗又非由羅馬舊教

內容腐敗可炊而僵實以北歐文明過淺人人有平均之信仰故從之如風靡耳南歐文明已進故與路德相和者少上觀希臘盛時畢他科羅斯柏拉圖因柏圖克黎斯諸聖哲人人有建立宗教之資然而獨倡寡和者由希臘文明最進個人之發達有餘則思想不容一致以此反觀改革宗教之所以成正由北歐之文明缺乏耳是豈特宗教然雖于國家亦然凡能成國家者必其人民于國家有平均之信仰也假令人民參半皆知神我團體解散直反掌之事而已今信仰國家者以信仰宗教爲非文明惟信仰國家爲文明信仰無政府者以信仰國家信仰宗教爲非文明惟信仰無政府爲文明三者雖殊其當合羣一也若信仰神我者則不容有團體縱如雨際諸師亦成宗教率

皆屏營獨處僻在深山與上說下教者有異故神我之說成而團體從之鎔釋然世固有以止觀禪定爲見危授命之資者此但曠覽死生能輕軀命故其成效有然所謂塵垢粃康陶鑄堯舜非直接於清淨法流也且審於自知有我者亦審於知他人之有我互相題品則方人自此始然知人愈明其團體亦愈難鞏固今以中國民情論之他無所長獨知人爲長耳有雄略之士出宅塞北與蒙古處宅南海與僑人處其人知識淺短不知交際蕃變之情則易於結合也黃河以北抵長城而止五嶺以南抵崖山而止稍難於凝集矣大江左右其人機智相猜互見肝肺縱歐洲諸豪駿生在區中亦無以使人翕合一相診察而崩離立見矣惟庸德庸行有時足以感人愈雄略則愈見其拙

是卽尼采所論南歐北歐之例非審於知我之效耶今以知有神我爲國家之起原抑何其終戾也由家族而部落由部落而國家特殼張使大耳若以但有家族爲野蠻既有國家爲文明者今應問彼文明野蠻爲反對耶爲部類耶若云是反對者家族部落國家鉅細有異其爲人羣相處則同反對之性安在若云是部類者文明野蠻卽不應分別高下家族者野蠻人所能爲增進其野蠻之量則爲部落又增進其野蠻之量則爲國家是則文明者卽斥大野蠻而成愈文明者卽愈野蠻亦猶伏卵爲雞至三尺之鷄而止雞爲極成之卵文明爲極成之野蠻形式爲殊而性情非異安用徒張虛號矣今以文明野蠻爲國家有無之準又何其終戾也馬氏之言曰洵如孟子少樂不如衆

樂之言則神我之最宜感愉快者莫吾中國人若也蓋箇人之樂不如家族之樂家族之樂不如部聚之樂部聚之樂不如國家之樂小國寡民之樂不如大國衆民之樂比例則然也而我中國今日之人乃適得其反今案人之情性好羣好獨固有兩端好羣者雖多數如嬰兒多嗜甘也稍長則或嗜薑蓼諸辛有覩飴蜜而作吐者矣研精冥想之士多好閒居樂羣者惟恆民爲爾不然則死權殉利奔走衣食者也就云衆樂爲本性者嗜醴之物強陽之氣則然非對於神我必應如是伉儷相處不如陳列嬪嬙父子更傭不如傳呼僕役驕奢淫縱皆自衆之念生馬氏亦與之耶若云小國寡民不如大國衆民之樂自非侵略他人其樂何由而遂夫事有同名而指趣絕相違戾者博愛并

容墨子之所謂兼士也侵牟蠶食商君之所謂兼并也其言兼同其所以爲兼異乃如水火白黑勢不相容今假衆樂之言以文飾其帝國主義是猶借兼士之名以文飾其兼并主義墨孟有知必縈以朱絲攻以雷鼓無疑也馬氏固羅馬教僧其言不得不稍蒞藉充其意趣去金鐵主義不遠矣

馬氏之言曰吾儕以求神我之愉快故而組織此政聞社吾儕以遵良知之命令故而組織此政聞社人人各有所信之主義所信之主義適相同者乃集合而爲一黨誰信之吾之良知信之也故政黨者多數政黨員之良知之結晶體也人而不自服從其良知時曰非人是說固非甚謬然應問良知云何當嬰兒能啼笑時寧知有政治亦寧知政治中有相岐之主義長而

有所見聞以意推校或可或否則既非良知矣且人當服從良知固也而良所知所信者未必皆正卽彼爲盜賊者亦有任俠可貴之名凡諸椎埋攻掠之徒赤心悃幅以崇效宋江爲義士者其心豈皆虛僞蓋貞實自信者多矣故雖服從良知而所信旣非不得以良知爲解世之言致良知者始自餘姚王守仁以震濠仁孝多聞視武宗荒淫之主一堯一桀可知也而守仁擁戴亂君以誅賢胄亦謂效忠天室良所知所信則然今以匡扶胡羯熱中巧宦之政黨主義相同同在慕羶之事而以良所知所信文之斯良知亦不足邵矣昔康德有言曰過而爲非後必自悔此良知之命令使然也後有人駁之曰過而以任卹之事許人後亦自悔此亦良知之命令使然耶若云至誠所發悉本于良知

者一切悖亂作慝之事苟出至誠悉可以良知被飾宜哉孔有德范承謨輩得以致命遂志稱也

嗚呼馬良以方聞之黃耆爲承學重今其持論款空徒爲侈大有以知權利之塗令人喪其神守而已矣雖然吾當爲馬良告曰馬良本羅馬教僧吾亦崇信相宗與沙門比迹雖佛乘與天教有殊其游心方外一也旣與乞兒馬醫同賤爲民請命是其故常且釋教以王賊並稱而羅馬教所奉舊約出埃及記一篇亦卽民族主義紆此淨土天宮之想以其頭目腦髓持救漢民則僧徒所有事若蹀躞政黨之間鎔金躍冶旣不祥矣而黑衣宰相之名又足以點汙正教抑何不矜惜其門風耶吾意馬良之命名也蓋亦有所則效昔漢未有襄陽馬良矣蜀先主辟爲

左將軍椽遣使吳下良求諸葛亮爲介於孫權亮曰君試自爲
文良卽爲草曰寡君遣椽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勳
其人吉士荆楚之令解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隆心存
納以慰將命今馬良自吳淞來不憚波濤自日沒以至日出又
與東國勳舊應和寡君愛新覺羅氏其亦歎爲白眉哉漢有胡
廣明有胡廣中庸之道旣同漢有馬良清有馬良協穆二家亦
復古今一揆所志固遂若無以昭事上帝何

別錄卷一終

8354

8354

OS
~~5575~~
8093.1

8354



~~OS~~

~~5545~~

~~0093.1~~